



## 自然寫作假期作品集

# 自然寫作假期

久居城市中，難免遺忘那些將土地讓渡予我們的其他生命；遺忘自己其實也只是短暫寄居於土地上的一份子，走進山裡，可以讓我們再次想起這些。李奧波(Aldo Leopold)在他的經典著作「沙郡年記」中提及，當山林裡的狼群嗥叫時，為山中的生命，帶來意義不同的解讀；「然而，在這些明顯而迫切希望和恐懼之後，藏著一個更深奧的意義：只有山知道這個意義，只有山活得夠久，可以客觀地聆聽狼的嗥叫。」在山裡，即便無法學會像山那樣的思考，至少給人們一個聆聽觀看的機會：山羌在月色下的鳴叫；一滴雨打在竹葉上。清晨時，山裡初醒的人，可以走進林中，聆聽腳步踩在葉子上沙沙作響的聲音，山與人與各種動植物，隨著時間一起演化，彼此表述，也彼此豐富。



坐落在山林間的洛韶活動中心，可望透過基礎設施的修復與空間再利用的構想，提供願意走進山林、同時走向自身心靈丘壑進行各種探索與創作的人們一個新的可能。自然寫作家吳明益認為，以自然界為寫作的主體，「自然」是描寫的主位，除了強調文學性與自然知識的必要，作者一定要有實際的自然經驗，本身進入過這樣的環境去觀察，因而產生超越人類中心的環境倫理觀，除了考慮人以外，還要考慮其他生物的觀點。洛韶山林藝創工作坊的成立，可以提供一種特殊的創作條件，創作者所需的創作元素將潛藏其中。創作所需的取材乃至可能衍生的心靈風景，都將在這個雲霧裊繞、峭壁巉巖的情境中，在這些萬物欣欣向榮的山林野地，靈光湧現，化為不朽。

今年夏天邀請你上海拔 1117 公尺的洛韶山莊避暑，以洛韶在地性的三個議題—立霧溪人文活動、高山農業，以及具有生態指標的蛾類生態觀察作為自然寫作假期的主軸，借題發揮文字於洛韶山林之中。

## 議題

### A. 立霧溪人文活動

立霧溪是台灣東部地區重要的流域，發源於中央山脈奇萊北峰東北側，立霧溪主流下切作用旺盛的關係，使得早期形成的舊河床堆積層，為高山深谷之間較為平緩的河階地形，是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賽德克族、太魯閣族的重要聚落之地。隨後，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施行「集團移住政策」，境內的原住民於縱谷山腹建立聚落。老洛韶部落在如此的時空背景下荒蕪，至今探勘老洛韶部落仍可感受到太魯閣族人居住的氣息。

昔日族人來往的山徑，今日已人跡罕至，靜靜地休隱於山林當中。雖然人

已逝，但古道所蘊含的生態、人文與歷史的風華依舊。透過自然寫作假期的方式，邀請專家述說立霧溪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過程，並踏查百年山徑，以文字創作出洛韶人文與自然的生命風貌。

## B. 高山農業

自民國 48 年中部橫貫公路開通後，退輔會於公路沿線新白陽到布洛灣等河階台地，安置開路英雄墾殖高山蔬果。洛韶為太魯閣中橫新生代原住民，周圍居民多為當時開路英雄和原住民聯姻的第二代、第三代，是當年開闢中橫之工程人員與當地太魯閣族與阿美族原住民聯姻及其後裔所組成。居民的主要生計來源以種植高山蔬果為主，高山農業在洛韶已發展多年歷史，然而近年來颱風引發嚴重的土石流災害，使得農業退出高山聲浪日益高漲。棄耕造林的聲浪讓太魯閣山區內的洛韶、西寶、梅園、竹村等種植高冷蔬果的農民感到憂慮，擔心日後無以維生能力，期盼政府能有完善輔導措施後再談棄耕事宜。

高山農業橫跨了保育、文化以及產業多重面向，其中諸多問題也有待討論，需要更多的聲音集思廣益，邀請作家分享，透過自然寫作假期的方式，一睹洛韶種植高山蔬果的現況與困境，用文字重新耙梳高山農業的美麗與哀愁。

## C. 蛾類生態觀察

擁有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台灣小島，光是蛾類已被發表的種類接近 4,000 種，而全部的種類根據學者保守的估計，至少在 5,000 種以上，是蝶類的 10 倍以上。而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園區內已鑑定 340 種以上之蛾類中，其中台灣特有種或亞種佔 108 種，新紀錄種或亞種有 12 種，所佔的比例之高，可見得園區內蛾類相之獨特性與種類繁多。大部分的蛾類成蟲都在晚間出現，海拔 1117 公尺的洛韶，擁有豐富的蛾類相，晚上於山間過夜，可以看見大群蛾類飛投於燈光下，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透過誘蛾、觀察、記錄，反省保育與高山農業之間可能的平衡點，在此山中創作意想不到的文字。

- 一、指導單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 二、承辦單位：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 三、活動地點：洛韶山莊（由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
- 四、活動日期：99 年 8 月 2 日(一)~8 月 6 日(五)
- 五、活動內容：

8 月 2 日 (一)			
時間	內容	地點	說明
13:00	報到	花蓮火車站	
13:40	報到	新城火車站	
14:00	始業式	太管處	處長致詞

14:30	接駁至洛韶山莊	接駁車	太管處
16:00	認識環境、相見歡	洛韶山莊	主持人:蔡建福 教授
18:00	晚餐		
19:00	誘蛾、星光夜語		林義祥 (嘎嘎老師)
21:00	就寢		自備睡袋、睡墊
<b>8月3日(二)</b>			
<b>時間</b>	<b>內容</b>	<b>地點</b>	<b>說明</b>
07:30	早餐	洛韶山莊	
10:00	蛾類生態觀察	洛韶山莊	林義祥 (嘎嘎老師)
12:00	午餐 / 休憩		
14:00	探索山徑 / 自然寫作	洛韶步道	東華大學團隊
18:00	晚餐	洛韶山莊	
19:00	蛙類生態觀察 自然寫作導讀－《湖濱散記》		蔡雯嘉 林信宏碩士生
21:00	就寢		全體
<b>8月4日(三)</b>			
<b>時間</b>	<b>內容</b>	<b>地點</b>	<b>說明</b>
07:30	早餐	洛韶山莊	
10:00	自然寫作的心路歷程		吳明益教授
12:00	午餐 / 休憩		
14:00	探索高山農業	西寶地區	蔡建福教授
18:00	晚餐		
19:00	高山農業轉型分享		慈心基金會:李 彥志
21:00	就寢		
<b>8月5日(四)</b>			
<b>時間</b>	<b>內容</b>	<b>地點</b>	<b>說明</b>
07:30	早餐	洛韶山莊	
10:00	立霧溪人文活動		劉益昌教授團 隊:鍾國風
12:00	午餐		
14:00	探索山徑 / 自然寫作		東華大學團隊
18:00	晚餐		
19:00	自然寫作導讀－《女農討山		黃佳安碩士生

	誌》		
21:00	就寢		
<b>8月6日(五)</b>			
<b>時間</b>	<b>內容</b>	<b>地點</b>	<b>說明</b>
07:30	早餐	洛韶山莊	
09:00	發表		全體
12:00	午餐		
12:50	分享會、頒證書、結業式		主持人:蔡建福 教授
13:30	賦歸	接駁車	

#### 六、講師資料：

吳明益－自然寫作家，現任東華大學中國語文系副教授，著有《蝶道》、《台灣自然寫作選》、《虎爺》、《迷蝶誌》等書。

林義祥（嘎嘎老師）－生態攝影家。以生態、藝術、生活為書寫方向。全心投入建置《台灣昆蟲譜》的標題圖像。

鍾國風－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花蓮史前文化考古。

李彥志－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蔡雯嘉－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組研究生，專長為蛙類生態觀察。

## 活動剪影



自然寫作假期 頤養心性 陶冶氣質



洛韶十三連峰合影



專心上課



誘蛾



蛾類生態觀察



尋找寫作靈感



探索洛韶、西寶高山農業





認真寫作、討論

講師群



「蛾類生態觀察」—林義祥  
「蛙類觀察」—蔡雯嘉  
(嘎嘎老師)

「自然寫作的心路歷程」—  
吳明益

西寶國小解  
說—葉瑞莊



西寶社區解說  
員—陳新珠

「高山農業  
轉型分享」—  
李彥志

「立霧溪人文活  
動」—鍾國風

東華大學團隊—  
蔡建福



東華大學團隊

## 作品目錄

忘了 / 撰寫者：周小春 .....	1
從暗夜的行者出發 / 撰寫者：吳淑惠 .....	2
洛韶山莊 美感之一 / 撰寫者：李秋蘭 .....	4
家源 / 撰寫者：林芳儀 .....	6
夢境中洛韶的四次方 / 撰寫者：林信宏 .....	8
漂流廢墟 / 撰寫者：林柳君 .....	12
你那裡幾號？ / 撰寫者：林雪貞 .....	14
太魯閣上的阿珠 / 撰寫者：蔡芷芸 .....	16
洛韶山莊 / 撰寫者：徐朕宇 .....	18
流動的山居饗宴 / 撰寫者：梁維貞 .....	19
後山人與環境 / 撰寫者：黃俊選 .....	20
自遺忘說起的自然寫作假期 / 撰寫者：黃淑貞 .....	21
來去洛韶吧 / 撰寫者：黃淑容 .....	27
蝶想 / 撰寫者：黃鈺婷 .....	33
夢幻仙「徑」— 手作步道與大自然共舞 / 撰寫者：楊素芬 .....	35
從高山農業談生態保育的迷思 / 飛蛾撲火下的生態省思 / 尹叔、老齊和砂卡礑 溪攤販 / 撰寫者：劉國信 .....	37
名字的意義 / 撰寫者：蔡宜穎 .....	42
獨蝶、讀蝶、毒蝶 / 撰寫者：林芷璿 .....	43
假期 洛韶 自然 寫作 / 撰寫人：陳慧靜 .....	47
誘 club / 撰寫人：葉子華 .....	50

## 忘了

撰寫者：周小春

小學同學家的籬笆，種植了一叢灌木，每株開滿了淡藍幻紫的小花，他告訴我：「這種花名喚，勿忘我，若你想讓人家不忘記你，送他這花，他便一輩子不會忘記你。」小小柔弱的花經不起風吹，卻可承載恆久的思念。長大後，交了男朋友，總帶著男朋友同來欣賞這花，熱戀時期，情感不理智，還以為同看了「勿忘我」，愛情便能持續永生永世，殊不知，有些人是寧可分了「謝之再連絡」，而不是 Forget-me-not。

在幼時沒有圖鑑書的年代，除了身邊常見的扶桑花、三月梅、月季之外，所有的小花小草全然無從得知其姓名，只好憑著想像力為其命名，像每天放學經過的草地，總豎起一座座迷你寶塔的寶塔花，還有學校圍牆邊，一整排蒼蒼老矣且樹皮層之斑駁，同學皆剝其樹皮充當橡皮擦的橡皮樹。

後來，書市蓬勃地出版各式圖鑑，趕緊到書店抱了幾本回家查閱，原來我的寶塔花名為賽山藍，橡皮擦樹其實是白千層，而我的勿忘我呢？可跟勿忘我一點關連也無，確切的植物名是藍雪。

藍雪？那勿忘我我呢？可真有這種植物？

一回，帶一來自北部的朋友至屏東保力追蝶，因我曾在那兒看見一群白蛺蝶，身為蝶癡的他可未曾見過數量眾多的白蛺蝶，大老遠自台北南下尋覓，遠道而來卻未見著一隻白蛺蝶，卻在路旁的烏面馬上覓得數隻角紋小灰蝶，還未曾說記錄角紋完整世代的他，便帶了幾隻幼蟲回家，我也分得了幾隻，經過一個星期，這類吃花的小灰蝶，已將它的食草啃食殆盡，面臨斷糧朋友只好向我求救，而我在高雄也遍尋不著烏面馬，正在發愁之際，想起和烏面馬同為藍雪科的藍雪，也許角紋也會願意吃，摘了幾朵蘭雪回家，放進飼養箱裡，牠們果真大嚼起來，寄了些給台北的朋友，他也順利飼養羽化。

小學同學家種植的藍雪，依然每年盛放著，她雖不承載思念，卻可為養小灰蝶，而勿忘我呢？我早已忘了。

## 從暗夜的行者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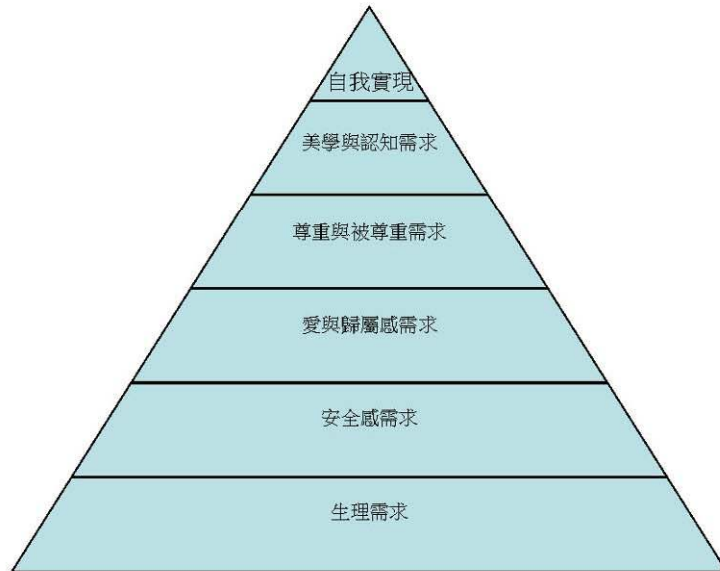
撰寫者：吳淑惠

夜晚出現的蛾類，在西方被認為是不祥的，是從暗夜飛出來會帶來死者的靈魂或是厄運的使者；在東方牠們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記得小時候大人會告誡小孩，要遠離他們，因為他們是有毒的，到今天我才知道，是因為鱗粉可能引起過敏。我想其實是夜晚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因為夜晚總是和邪惡、無法預測、掌握的未知連結在一起，所以夜晚來臨，小孩子也不能出去趴趴走。

其實從藝術的角度來欣賞，蛾類翅膀上的花紋、配色和圖騰的結構，在在讓人驚嘆造物主的巧思，比如有些種類的翅膀具有透光性，如透翅鹿子蛾。還有些蛾的幼蟲會擬態成凶狠的物種如蛇，來威嚇天敵，他的名字叫蛇頭蛾。除了色彩之外，蛾的外型也令人讚嘆，有一天早上看到長喙天蛾，因為他的長長口器，一直有人把他誤認為蜂鳥，可是他腹部的體節彎彎的和末端的尾毛，在我看來更像一隻會飛的蝦子呢！為了適應環境而演化的各種樣貌，假如沒有深入一窺究竟，很容易為了一些既定的印象，造成蛾類的「懷璧其罪」。

六月底，去了一趟巴塞隆納的畢加索美術館，七月參觀了高美館包浩斯亞伯斯的「極簡大用」和駁二藝術特區福田繁雄的平面設計「錯覺、幻視」。這三次密集的沉浸在創作藝術中，看著人潮來來往往，尤其是年輕的生命穿梭在會場，突然悟到什麼時候設計變成了顯學，這幾年聽到選填設計系的孩子比以前多很多，讓我聯想到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

馬斯洛在 1970 年提出，人類是被一系列可以帶給生命意義和滿足的內在需求所觸動；此外，這些需求持續地將個人置於一種有所不足的狀態，也就是說，沒有人是可以長久滿足的，在滿足了一個需求後，另一個需求就接著要求被滿足。這些需求被安排成一個階序表，在階序表中最低層的是生理需求，如飢餓、口渴等。往上依序是安全感需求、愛與歸屬感需求、尊重與被尊重需求、美學與認知需求和自我實現。在一個原始社會最重要的是生理和安全需求，而在一個像我們現代化的社會中追求的卻是愛與歸屬感和尊重的需求。當我在欣賞這些大師們的設計展之後，我發現我們的社會似乎來到了美學與認知的需求了。



人類所創作的各式作品，最後被收藏到博物館或美術館，完成他們的普世價值。但是當走進大自然美術館，不分年齡，沒有階級，只要 open your mind，造物主無私的作品從早到晚都呈現繽紛的生命美學，生命的躍動無所不在。無論是人類或自然的創作皆可達到撫慰人心，也可洗滌人們疲憊心靈的功能，根據馬斯洛的論述，當美學被滿足之後，追求認知的需求來了，但是知識是冰冷的，只有把觀念扣回到生活，透過行動來實踐，否則文字是煮不出飯來的。

2010 年的暑假，在洛韶的第一個夜晚開始，跟隨嘎嘎老師、國風老師、彥志老師和蔡老師領軍的大小朋友身上，我不僅學習生態與人文的關係，我也看到如同珍古德博士說的，他們因為了解這塊土地、關懷這群耕作的小農，進而實踐他們的理想。我很開心越來越多年輕的朋友正在書寫他們與土地的故事，正在用他們的生命活出「利他」、「自我實現」的生命價值。

## 洛韶山莊 美感之一

### —— 漢寶德建築師設計作品 自然綠建築

撰寫者：李秋蘭

我現在在一間房間，這間房間一面採光。採光這面牆是一個T字型的大窗戶，T字尾是連接到地面上，所以躺下來也可以從這垂直段看到外面的景色。我很喜歡這樣的景，最高處的窗戶可以看到大片的藍天，垂直的地方又看到近處的青山，好美，不得不佩服漢寶德先生的設計。

我們住在二樓，走道的空間很大，在一側是設計呈圓弧形的交誼廳，圓弧處是窗戶。沿牆面都砌有長排的水泥椅，靠窗處則做成木頭坐椅，也是長條式的。採光是這棟建築物的重點，除了圓弧的窗戶，在走道底處的正上方，斜切出一個大三角形的洞孔，在這個空間，陽光是從天花板這一角灑下來。

我住在這棟大師設計的建築裡面，處處得到驚喜，欣賞他設計的創意，尤其讓人感動在樓梯的引光，螺紋式梯階已經是非常美的，放置在這個半圓形的空間，最頂端天花板側邊開了個天窗，陽光照射進來，光影在上面的變化，好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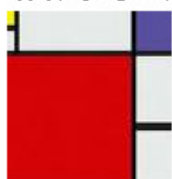
曾經看到有人說漢寶德的這間山莊就是「綠建築」設計，我現在深深地認同。屋內的高度很高，著重在自然採光，有大片窗外景，工整筆直的樑柱線條，簡單幾何圖形構圖，真的不用再多做裝飾，多餘的裝飾，外面的廣場也不用做多餘的園藝造景，單株的桂花樹，搭上去就好美。

## 洛韶山莊 美感之二

### —— 蒙德里安的畫

這裡有人叫它小白宮，建築的外部全是白色的，內部的牆面都是白色的，荒置了幾十年，經過前一陣子有志工來整理，斑駁處並沒有很多。在我們上課的地方，投影機投射的那道牆，只有三四處小的油漆剝離，中間有條帶狀部份是重新反覆補刷，看得到刷筆的肌理。當投影光打下去，Microsoft Windows 藍色大色塊，在這面牆上成了蒙德里安的藍，下一張紅色投影片，又是蒙德里安的紅，一幅幅精彩的大色塊，我看到是蒙德里安的油畫。

(註) 彼埃·蒙德里安 1872—1944 荷蘭畫家。



### 洛韶山莊 美感之三

#### ---- 梭羅的華登湖畔

當小原（工作團隊一員）給大家看梭羅所住湖邊房子的照片，我著實嚇了一跳，那是一間好小的木屋，簡單陳設——書桌及一張床。後來我懂了，置身在華登湖邊，走出屋外就是走到另一個房間，是一個大自然裝點的房間。在都市生活，走到另一個房間還是另一個房間，沒有地方可以接著轉下去。我現在就在洛韶山莊，就靠在窗邊的一張桌子寫作，沒有拘束，對外偶爾遠望，梭羅有的，我在洛韶也擁有了。



## 家源

撰寫者：林芳儀

山巨大、安靜、吸收著。你可以將你的心靈拋給一座山，山會保存它，將它摺疊起來，不會將它擲回，如一些溪流那樣。溪流就是世界，具有世界一切的刺激和美；我住在那兒，但山是家。

Annie Dillard, 《汀克溪畔的朝聖者》

我坐在瓦黑爾溪的支流旁，一個通往透明水域的路徑上。

洛韶舊道一直沉靜地躺在瓦黑爾溪的身旁，見證一切向他需索的生命輪替。每個族群的腳印都在跨過溪澗時，留下深淺不一的水痕。平埔族獵人靈巧地跳過這個水潭後，跋涉過奇萊山的太魯閣族悄然無聲地抵達。原來在兩三百年前，千里步道已然開始。

我們一行人正前往洛韶部落，上個月時這條路還是荒煙蔓草掩沒的死路，現在卻是重新復甦的活路，這是千里步道自製的第一條自然步道，由40位志工以人工鋤草和合作搬運的方式進行，收集溪流附近的岩塊，堆疊出適合行走的自然步道。

水在岩石間流轉，盤古蟾蜍的小孩縮尾生腳，粗鉤春蜓點水產卵，鉛色水鷀逐漸洗去灰白色斑點，在人們抵達以前，他們默默地生長死滅，互為輪迴。對我而言，千里步道志工們不是喚醒了瓦黑爾溪，而是讓透明的淡水流淌在我的心中，洗去這陣子鹽分過重的身體。

前段日子，我在東海岸待了一週，被巨大深藍的色彩壟罩著。直到上洛韶之前，我的腦海都持續在漂蕩與暈眩，有如視覺暫留。我的身體是一片小型的海洋，卻正逆著立霧溪的衝擊力，往山上去。在刺眼的陽光裡上路，我的腦海搖晃如鯨船。從崇德出海口向山行船，穿越清水斷崖，背離遠方砲聲隆隆的海聲。再從幅員廣闊的富世村開始前進（砂卡礑支流帶著大同大禮的族人，向北而上，卻將我推往另一個方向），我曾停留過普洛灣、巴達岡、陶塞到山里，每到一個定點，穿著白色織布的族人即刻以立霧溪沖洗我的身體。逐漸化去鹽分的我，漸次透明，直到瓦黑爾溪命我停留。

透明的身體便於穿梭，也聽見各種靈魂所竊竊私語的秘密。太魯閣族人說，洛韶(Losao)曾經是一片沼澤，山谷的夜晚有無數隻飛鼠穿梭；老榮民則說，某段青年世代很流行合唱魯拉拉，歌聲震動了遠方老洛韶的石棺；日本軍人板著臉孔建造老洛韶駐在所，轉過身卻變成紅毛荷蘭臉，涎著嘴角談論哆囉滿 tarroban 黃金島的傳說。山中靈魂七嘴八舌之時，路過的遊客卻撇嘴，「洛韶」只是印在路牌上的字，代表 1117 公尺，是前往碧綠神木的必經路段。

我坐在溪畔，看饅頭山與瓦黑爾溪所承載的厚重歷史。透明的溪水流淌過沉寂十年的洛韶山莊，流淌過荒草掩沒的路徑，也滋潤逐年開墾的農耕與次生林。在通往透明水源的路徑上，所有的靈魂躺在地上耳朵貼地，把「溪流是世界，而山是家」說給對方聽。於是那些山所摺疊收藏的一切，由靈魂們自主攤開，看似

消失的、被詆毀壓榨的、悲傷難解的、傷害剝削的任何對象，將有可能在乾淨的水域裡，漸次透明。

## 夢境中洛韶的四次方

撰寫者：林信宏

### 觸覺

隨著被夏日午後曬昏的靈魂  
車子駛上台八線道路  
四輪傳動的嘎嘎作響 碰撞出午日的上昇預告  
晃進、轉出、拐彎、前衝  
太魯閣峽谷毫無預警 撲面而來  
向東、往北、走南、回西  
太魯閣天空奮力一搏 跳了出來

我像無力的小孩，只能呆望  
這如此美景 似乎用文字形容都嫌多餘

一撇 轉彎處的長春祠  
透露著  
曾經 那與天爭道的時光

一撇 九曲成形的黑洞  
吐露著  
那些 風拂過汗水的時候

山一路聽 山一路看 我與他皆選擇沈默

車子再 劃過層層碧綠的彎徑  
彷彿好幾個美麗的沙漏 近在眼眸的睫毛眼中  
無所遁形  
也在不經易的剎那  
漏斗細沙 沾滿我已被大地浸濕的身體  
我 揮之不去

### 視覺

轉過頂上絢藍的天堂  
摻雜著金黃麥色  
金藍相間 站在斑駁的白宮下 好不衝突

我佇佇於湛白建築前  
路旁的肩夾路燈 彎腰著 看似歇息  
卻靜待著 欲重拾虛無的時光耀景  
於是，我走著…  
一個光陰的大轉彎  
廢荒的睡舖 印入眼簾 漸歇漸息  
用異眼冷望著 時代背景的轉換 和我出現在他面前意義

不等著她的咆哮  
只敢快速躍上相機的快門  
在油漆脫落的廁所門口 與夾帶著不知名的藤蔓下  
肆意地竊取她無奈的容像  
依然蠢蠢欲動 像極了沈睡中準備醒來的女孩  
是鳥的呼喚 也是傍晚迷航在燈火旁蛾群的試探  
空氣中 帶著一股沈寂  
依然 沒有散去

路旁彎腰的街燈伴著金夕  
映照在樹林中秉息等待的臉龐  
瞬間  
滿山飛舞的蛾體  
遮罩我的天空 搗嘴 煽臉 好像已不代表著什麼  
一片片的生命力  
肆無忌憚的環繞 最終 停留在泛黃的白布上  
交織縱橫 很有個性的當起了嬌客 也當起了這一夜的過客

白布上 是幅希望的畫 宛如浮現在梵谷紙上  
色彩繽紛的剪影 讓夜影割下最後一道光線  
漂不白的黑夜 伺機竄起  
只帶走撫不平的心 久久 不捨離去

### 味覺

邁著腳步緩緩前進  
前進四周雜草、林木圍繞的山小徑  
一抹竹子鮮味  
在巨大的森林胸口中 襲湧而來  
時光 山形 露水

礙的我腳步不前

放慢的閃影

也在必須專注的向上力中

快速的衝出 似 逃離那歲月過去的追趕  
疲累的氣味 被置頂清新草味 清洗的一乾二淨

一隻叫不出名的蝴蝶翩翩飛過

我不若莊子夢中的胡蝶 卻欣喜幻化

靜靜地揮舞 與眺望 遠處不知名的山

她們層層疊疊 有如嬌羞的女孩般 看見自己的心意即

何時？露水沾濕了我滿身翅膀 我聞著花香 悠遊徜徉

一陣引擎聲讓塵囂氣息劃過我的紋路

我再努力 微微地品嚐遺留下來的蜜香味 與餘暉的氣味  
還有 我印記在花蕊上的 銅臭味

### 聽覺

「是綠色的牧笛聲！」

我站在小徑旁 風這麼跟我說

看著樹林上方的高山菜園

我幻想著

笛子聲漸行漸遠 像被風帶走一般

就像畫被夜抓走了一樣

日本樹蛙在水溝旁 咕哩咕哩的叫著

彈跳在欄杆與眾人的關注

噗通 一下

癩蝦蟆不受重視的申訴

從水聲透過的冷眼中 聽見他在吃醋

而不知處的蟋蟀 似乎也表達牠的憤怒

奮力地告知著我們 存在的意義

而夜 在嘶嘶叫響的水銀燈下

與黑 翻攪混合 我關起了耳朵

戴上了白色耳機 選擇 自我迷失在人工的音樂聲裡

我  
停頓 歇息 遠望  
乘著山水的翻攪  
秉著呼吸 繞往鏡頭 嚐進古味  
山風 樹景 甜膩  
悠遊 自在 無慮  
再次轉進一個街角  
昂首聳立的山莊 與風呼吸的交雜聲 突然瑯噹傳現  
原來是  
洛韶山莊久違的嬉鬧聲  
響亮的打破 我仍幻想的山莊傳奇夢

## 漂流廢墟

撰寫者：林柳君

昨夜我夢到我倆一起出發，去尋找那條河的源頭。一位老者為我們帶路，走著走著，河流越變越小，最後分散成上千條小溪。老人指給我們看一片青草地，露水在每根草上閃閃發亮，不時地珠落下來。老人說，這片草地就是河流的源頭。妳伸手觸碰這片草地，抬起手，幾顆露珠竟如淚光般地落下。

你有沒有想過，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或許「遷徙」已成我們基因裡的一部分？在進入正式的文章之前，我想先談一部電影—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希臘三部曲：悲傷草原》(Trilogy: The Weeping Meadow)。引言像詩的字句，是《悲傷草原》最後一幕，女主角艾蓮尼在經歷戰亂、親人分離與不斷流浪後，最後終於回到她居住生長的那片草原時，村莊卻已被大水淹沒，而她返回草原的原因，卻是要親眼見證死於自己家屋中的兒子。最後的長鏡頭長達五分多鐘，在艾蓮尼抱著兒子屍首痛哭的同時，背景襯著遠在美軍太平洋戰場沖繩島上的丈夫，讀著寫給艾蓮尼的信，訴說著他的夢境：那夜他夢到他們，「終於」一同去尋找那條河流的「源頭」，越往源頭走發現河流越變越小，最後分散成上千條小溪，發源於一片悲傷草原。讓我們試著想像，如果今天我們曾是一支因某些因素而遷徙的族群，從大陸遷徙至邊境上「石柱和河之間的土地」，並且開始依傍著所僅有的環境，在這片貧瘠的草原與一條看似軟爛的無欲之河上，好不容易努力生存下來，打造家園。但或許，除了戰爭，一夜的大雨，就讓那條無欲之河淹沒所有的一切，連土地都失去，然後呢？我們依然必須踏上漂流的旅程，再度尋找、再度試圖棲居。

一直以來，尋找、流浪、回歸，都是安哲羅普洛斯電影的主軸，你總是可以看到他善用物質（身體）與精神（哲學）上的雙重隱喻來表現這樣的主題。因此我們看到了，艾蓮尼從居無定所，到最後與親人的紛紛離散，正是以個人史來側寫大的國族戰爭史。但是，難道「歷史」的陳述只能抓出這樣的主軸嗎？為什麼一個導演要拍《希臘「三」部曲》？一想到希臘，你會想到什麼？除了湛藍的愛琴海、各具特色的破碎島嶼之外，會有希臘的史詩與悲劇、還有那些看似廢墟卻古老神祕的石塊嗎？而希臘悲劇的形式，正是以三段史詩隱含同一主題而構成一齣完整的悲劇。《悲傷草原》裡，導演更深切地向自己的古文明索討，改編了兩個希臘悲劇的故事原型《伊底帕斯王》與《七帥攻城》於電影裡頭，主題都是「愛情」，但其實隱含著更大的命題叫「歷史」。（難道「愛情」不能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嗎？）

先從「廢墟」這個想法說起，這也是電影中的那片草原帶給我的啟示。安哲羅普洛斯曾經這麼說：「在我的成長年代，荷馬和古代悲劇詩人是學校課程裡的重要部分。古代神話棲居於我們，我們也棲居於它們之中。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

了回憶、古老石塊和殘破雕像的國家。」因此，他開始溯源，尋找河流的發源地。並透過新媒材「電影」，開始凝視 (gaze)<sup>1</sup>自己國家的「風景」(landscape)<sup>2</sup>。

當接駁車載著金黃色的太陽，粗魯地衝撞太魯閣寬闊高聳的綠色群山，越過海拔 1170 公尺處後，終於停在一幢白色建築物前。我一腳踏下車，吸入一口淡藍色微冷的空氣時，那幢白色建築物與「洛韶山莊」四個紅色大字直逼眼前，剎那間，我想起「廢墟」這兩個字。我想起我已遠離都市。

依「洛韶山莊」的外觀，被戲稱為「小白宮」絕對貼合，而它絕對是因為台灣的「登山」活動而存在。日治時期之前，台灣並沒有所謂的「登山」活動，日本人如何認識、掌控台灣以穩固政權，一切都從山林開始。配合著舊慣調查，一連串帶有帝國目的地理測量、學術研究與產業調查，也帶動了日後的登山熱潮。到了國府時期，登山熱潮持續蔓延，各地紛紛興建了救國團的青年活動中心，洛韶山莊便是其中之一。

此刻，當我坐在洛韶山莊室內，偌大空間依然存有過去的遺跡：「寸土寸金」、「積極進取」、「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那個台灣充斥著標語的年代，何時才會完全退去呢？同時聽著老師介紹山莊的建築與歷史，當「活化」這兩個字出現時，我心中開始出現了一種異樣的衝突感，台灣近年逐漸萌芽的民眾意識，如果可以不斷挑戰歷史所樹立的典範，我想這便是活化的開始。唉，「強韌卻帶著悲情的台灣史」，卻在我聽到好幾位大哥大姊的自我介紹，都提到「中橫健行」與那段美好的戀情時，有了豁然的趣味。難道，「愛情」不屬於「史」嗎？此刻你們坐在這個與過去似曾相識的空間中，卻帶著與以往不同的心情，你們難道不想問，這中間的時間到哪裡去了呢？時光是否總令人感到迷惑。或許，就像李奧波說的：「在這些明顯而迫近的希望和恐懼之後，藏著一個更深奧的意義：只有山知道這個意義，只有山活得夠久，可以客觀地聆聽狼的嗥叫。」是啊，要不是山活得夠久，怎麼能一度一度見證我們不斷延長的年紀呢？

（你們還記得嗎？苗栗縣政府在去年毫不留情地拆掉二座古窯、八八水災沖走的家屋是否會在洋流的交會處，聚集成另一個「廢墟台灣」呢？當它聚集的比台灣大時，我們遷徙吧。）

因此，我的「廢墟」並非帶著貶意，當我看到安哲羅普洛斯，用這樣的影像與詩意去處理「歷史」時，我想我看到的是，歷史不再只能依賴時間之軸的「書寫」，還有無處不在的「廢墟」，見證著人與環境的關係、工匠技藝、藝術與文明。我想這也是電影的最後一幕，「老人說，這片草地就是河流的源頭。」而產生的雙重隱喻，廢墟之前，必有棄置，但所有的廢墟，卻隱含著無數的發源。

<sup>1</sup>1990 年，《尤里西斯生命之旅》(Ulysse' s gaze)

<sup>2</sup>1988 年，《霧中風景》(Landscape In the Mist)



你那裡幾號？

撰寫者：林雪貞

你那裡幾號？



你那裡幾號？

親愛的桔梗蘭：

我想寫封信給你，你那裡幾號？

我來參加「自然寫作假期」，最後一天得發表一篇創作，感覺壓力很大！

課程和活動分三個主題：蛾類生態觀察、高山農業、及立霧溪人文活動。

我想如果將高山農業當成橫軸，立霧溪人文是縱軸，那麼蛾類可當兩者交錯時，檢視生態環境是否安好的一種指標物。

你喜歡的『蝶道』的作者吳明益是此次課程講師之一。

### 【山豬打滾的泥地】

我住在一個叫「洛韶山莊」的地方。

在我高中那個年代，這裡曾是救國團寒暑假熱門的營隊場地。不過昔稱的「中橫小白宮」荒廢多時，現在正以「創藝工坊」之名，準備重生中。

聽說這裡以前是山豬打滾的泥地。

今早往洛韶舊部落方向走時，新認識的太魯閣族朋友，指著路邊的窪地說：

『這是山豬剛拱過的痕跡，牠來找蚯蚓和樹根吃。』

不知山豬現在還打不打滾？

我倒好想打個滾。

### 【遷徙再遷徙】



發生在太魯閣族人身上的事，在你我所熟識的排灣族、魯凱族身上也可看見。一樣是不斷的遷徙，過去或曾因各部落間彼此勢力消長而改變生活領域，或因日人在 1910 年「理番計劃」，和 1930 年霧社事件等政治事件而被迫集體移住。

現今則因天災不得不走避，如十四年前花蓮銅門因土石流傷亡慘重而遷村的事件，此刻也在去年八八風災後的幾個村落重現。

巴達因老部落的石版屋，現在只剩頭目家，其他全被埋了，山下舊筏灣的族人，全被暫時安置，此刻為著要在那裡落腳？如何安家苦惱著。

其實留在部落裡的全是老人小孩，部落留不住年輕人。

那麼，最後留下的會是什麼？

### 【有機怎麼好】

你記得巴達因山上種些什麼嗎？小米、芋頭、地瓜。常還來不及收成，先進了彌猴腹肚。而這裡種牛蕃茄、種高麗菜、種青椒，菜漂漂亮亮的，往大都市運銷。

我們山上的族人，一定很羨慕，太魯閣族人有肥沃的土地和中橫公路可輸運。大家都說高冷蔬菜甜脆好吃。可是又說就是這些淺根作物損傷環境，破壞水土，那麼該怎麼種呢？

於是有機的概念被引進來了。

你我是小農市集的支持者，我們每週訂有機菜，我們進出里仁、主婦聯盟、無毒的家外，有時接受徵召，或當穀東、或當業務幫忙推銷。

但是，聽了相關分享，我要跟你說：

「在知與行上，我們還要再加油！」

### 【那裡幾號？】

在洛韶山莊附近閒逛，發現幾個地方。

其中兩個門上對聯都有「鶴」字，讓我印象深刻。

籠雞有米湯鍋近

野鶴無糧天地寬

戎行卅載退隱洛韶流水空山四壁但聞蟲太息

奇書一卷伴我餘年清泉白石茅屋引得鶴歸來

原來這個山豬打滾的泥地，可以天寬地闊，可以自在逍遙。

你想不想來？

這裡是秀林鄉富世村，幾號？

你來就是了，別管幾號了。



DuKu

## 太魯閣上的阿珠

撰寫者：蔡芷芸

望著颱風狂掃後的一片蹂躪土地，隨著眼簾淚海望出去的是自己枯黃的心，壓抑心中一片淒涼不安，現實已將這片滿至心口的沮喪、殘酷，深深埋藏到潛意識水域中，為了自己帶回摯愛的家人，只能用勇氣將心底抖擻的顫慄，漆黑的關在心底的小角落，這一切只為了回歸故土。

阿珠這從小生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內小村落長大的小女孩，從來沒想到這條東西橫貫公路，橫貫的不僅僅是台灣東、西部公路交通的聯結，也貫穿阿珠的過去與現在。

她的出生與這條公路休戚相關，如果不是父親隨著部隊自大陸遷徙來台，爾後民國四十五年父親隨著蔣經國先生斬荳披麻，一挖一鑽一叫叫的徒手開挖這條公路，站在這土地上，父親當時的心境一絲絲串進自己的心底，與現在自己的現境，不正相同走向與太魯閣不可切割的命運嗎？

東西橫貫公路從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通車完竣，父親這輩老榮民參與這條自梨山通至洛韶、天祥、太魯閣劃時代公路的開攢，這條公路在當時年代縮短東西距離，促使梨山農作物可以多一條運輸選擇，在當時對台灣促進經濟有莫大貢獻，這是時代的背景，但對阿珠兒言，她常想父親是否在苦苦開攢的煩悶下，望著這片山谷的山氣、濃濃密密的樹靈，還有家的感覺，讓他決定留在太魯閣內的一角，與幾個榮友一起開墾屬於自己離開大陸老家後的第一個家，難道是太魯閣內山的靈氣解了父親的鄉愁嗎？

但對阿珠來說，城市就像 1500 燭光，耀眼致命的吸引她心底的蛾在漸漸長大，她像多數的同伴一樣飛蛾撲火，一樣在撲入火熱中，感到這份炙熱讓自己隨時喉嚨緊縮、全身攣縮，而立霧溪終年 2-3 度沁涼的水，灌入她的心肺直搗腦門，這股清涼想起了小時候的生活點點滴滴，當父親決定守這片山上時，對一片都是綠的山徒手開挖，小時全家是一起討山生活，種植生活所需的蔬菜，及眷養牲畜的菜葉，用種植的蔬果，眷養的家禽，這片山養著全家，一起生活陪伴長大，雖然生活是苦的，但心是自由的，全身是舒放的；在決定棄守城市，困倦回到這片土地時，才知道自己身上的血早已連上立霧溪的水，自己的腳跟早已如同榕樹板根固著在這片地上，自己的氣與土地上氣根早已不分你我。在沒有離開土地前，從來沒感覺這片山其實早就像母親一樣哺餵著我們，提供我們一切生活，養育我們長大，只是像所有容易迷途的孩子一樣，總覺母親的無私的奉給是理所當然，於是遺忘，甚而年紀漸長後，自私的自我在膨脹的感到自己無所不能，已經不需要母親呵護後，渴望一份自由而離開，離開後短暫的迷失，阿珠像輕微被台灣魚藤毒後的魚一樣，雖然短暫的神經失常、嘔吐，但毒性經消化系統代謝後，一切回歸正常理性後，才知道山無私的供養我們，無私的接受我們，儘管曾經離棄她，但回來後發現她的氣味從來沒有改變過，就像小時接受我的洩氣隨時在她身上潑辣發洩，她所有情緒都只是像風一樣在山谷迴轉後，

就隨氣流飄走了.....

阿珠領著全家一起跟著父親腳步，在這片太魯閣村落中開始一樣靠山生活，才知道父母親當年的辛苦，剛開始回家種植蔬果時，一次次農作物在颱風中狂掃，一次次興高采烈等著收成時的志高氣滿，次次也被挫折地低落，低落到與地齊高時，她才想到自己要與這地學習，看颱風草在狂風肆虐中學會隨風飄舞，不與風爭，在大雨中學習低頭，當陽光初露時，颱風草無損地享受第一片陽光的暖氣。阿珠終於學習與大自然協調，也就是與山氣、時令節氣配合，就是不與天爭，不種植與颱風搶時間的蔬果，去臣服這片地，不在不合時令種植不合節氣的蔬果，不臣服大自然，回報的結果就是病蟲害，其實大自然早有安排，各種蔬果出場的舞台。

這山—這太魯閣母親山，終於讓阿珠學會臣服山、順從自然。

## 洛韶山莊

撰寫者：徐朕宇

洛書有道因河取

韶樂無蹤近竹揚

山壁清泉聽蛙語

莊籬白幔誘蛾翔

夏禹治水，於民有大惠，於是有神龜浮出洛水水面，神龜背上有九組不同的圖案，禹由此而得治天下的九種大法。太魯閣工程艱難卓絕，可以說是人力之極致，很容易給人「人定勝天」的錯覺。但大禹治水尚需順應水勢疏導，可見唯有順應自然，才是永續長存之道，因此云「洛書有道憑河取」，正因治河合乎自然之理，上天才應以治天下之道。蔡老師和製管大師陳光陳先生因洛韶所產之竹為製簫良材而喬遷至此，也吸引許多笛簫名家前來，而使此處常有樂音繚繞，故以「韶樂無蹤近竹揚」記之。而觀蛙，賞蛾是自然課程的一部份，化而成為絕句後兩句。四句字首合起來即是「洛韶山莊」。

---

在走過「咬人貓步道」的當天晚上，我夢見陶淵明「桃花源記」裡的兩句：「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隔天中午和吳明益老師聊天時，他也舉了「桃花源記」作例子。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踏進這裡，心裡的桃花源的剪影就會浮了上來，就像蓮花浮出水面一般地自然而然。

「桃花源記」裡是這麼寫的：「...忽逢桃花林，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這兩天來每當舉目望向遠山，或是路過樹林間，看見林葉扶疏處時，我都忍不住想：或許走進這個林間空隙，或轉過那棵樹後，會不會就看到桃花源在我眼前豁然開朗？如果是，那我會怎麼做？我會在這世外桃源中寄此餘生，或是像漁人一樣凡根未斷，盤桓數日就想念起俗世的一切？

我才發現，桃花源畢竟只是一種投影；能捨者不假外求，本心即是桃花源；捨不下，就算進到再美的仙境，終究也只是一段鏡花水月。

## 流動的山居饗宴

撰寫者：梁維貞

今夏的台北盆地比往年更濕熱更難耐，剛從雪域西藏歸來，日日坐困家中，無所遁逃，翻閱日曆，還不到小暑呢！跳入網海浮沉吧，「...自然...假期...5天4夜...洛韶...中橫154公里處...海拔1117公尺...」，洛韶的涼風好像已拂上臉頰，這是為我量身訂做的避暑假期嗎？

行至洛韶，暫且落腳。

清晨，為追逐微曦，闊擺四肢，大步快行，走向山陽。芬多精淨化廢氣，肺葉飽滿潔淨；山嵐拭去眼翳，雙眸明亮有神；獨自行在無人車的山徑，全神專注身體的律動變化，感受肌肉筋脈在骨骼上歡愉跳躍；喘息聲是主旋律，鳥囀蟲鳴水淙是裝飾音，彩蝶是到處飛舞的休止符，我陶醉在這無伴奏的樂曲中，享受孤獨帶來的豐富和滿足；行累了，就像個尊貴的女王，坐在柔軟繽紛的花草寶座，審視內心的喜樂與哀傷，回憶過往，想像將來，肉體快被感動和興奮漲破。

雖然已滿頭銀髮，仍挑戰了一條難行的山徑做探索。野草漫過人跡，土石任意落差，我以樹枝為杖，老竹為拄，兩手雙腳挑戰仰角超過45°的陡坡，昏花老眼也不得閒，要隨時保持警覺，避開伺機咬人的草貓；一小段坎坷山路，爬得老婦滿身大汗，顧了安全，顧不了風景，還好不多時就到了視野開闊的山頂果園，秀麗的洛韶十三姐妹已卸下白紗面罩侍立迎接，熱情的果農引我們入棚享用茶和水梨，涼風溫柔體貼，拂淨我一身臭汗，先時的辛苦早已不見。

駐足洛韶四天，日日是好日，清晨，我獨處與自己對話；早課，聆聽與自然有關的講學；下午，山徑踏步，活動筋骨；夜晚，賞蟻尋蛙，知識分享；誠心謝謝蔡教授建福及工作團隊的付出，讓我清楚的看見自己的不足和富足；童顏廚娘是素人畫家，餐桌就是畫布，餐餐滿足我們的視覺和口腹；年齡相差可達三輪的學員，多的是活字典，GOOGLE可擺一邊去；始料未及，漢寶德先生設計的洛韶山莊，再度勾起我兩年前在廊香教堂的美好回憶！

## 後山人與環境

撰寫者：黃俊選

16世紀先住民在東部靠岸，踏上這片被葡萄牙人稱做 Formosa 的島，意思是美麗的島。經過不同時期歷史的演變，除了自然本身的環境變化之外，也受到人為開墾而急速轉型。它原始的樣貌，我們不敢保證景物依舊，事態常存。因為生態學告訴我們，空間與時間的演替，環境形貌會隨著改變。原本是一片草原的環境，最後成為了森林。加上生物的活動，更增加演替的速率。人類在地球生活的時間，全部換算為一小時，也只不過是一小時內的一分鐘。然而環境就在這一分鐘內，被剝奪了近一半的自然資源。19世紀末開始，人類慢慢地開始省思環境。學術界掀起環境保護的聲潮。例如：弗洛斯特（1880-1938）提出河川水質定期監測，開始重視人與環境的關係。

道路的蔓延，卻不屬於地質的原貌。僅僅只是一條帶有威脅性的蛇，盤繞在山川之中。為了更適應環境，我們創造了牠。而牠也盡情的啃食後山的資源，帶入人群與開發。原本屬於在地人的生活，也受到經濟的影響，逐漸積極地開發當地的資源。市場的供需求，農民需要生產較符合市場的產品，灑下一片又一片貽害後代子孫的農藥。就像是蛇咬住了土地，釋放出毒液。達爾文於西元 1831 年乘著小獵犬號，進入加拉巴哥群島。事後他發表演化論等書，曾經寫到物競天擇的道理。意思是說物種會適應環境，演化出適應環境的物種。如果後山的現代，屬於 20 世紀初開闢公路，以及經濟發展的環境下，造就的選擇。物種受到人類開發的影響，而導致數量下降，只剩適應目前環境的物種。身為有思考能力的人類，開始想發展永續的理念。

當一台急速升降的滑翔機（中華珈蟪），在自己的眼前呼嘯而過，還帶有一點渦輪機聲。路旁靜靜等候獵物的彈弓（盤古蟾蜍），心帶有貪吃地念頭，不停地伺機而動。不遠處的隱密角落，居然有一對情侶（椿蠓科昆蟲）談起了戀愛，迅速地在下一秒開始嘿秀，真是令人吃驚。心情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驚奇之下，越來越開心。像伴隨巴哈的第三樂章 C 大調大提琴協奏曲，更讓我無法自拔。自然資源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利用，更加上了藝術的薰陶。也許在我們懂得欣賞之後，才會知道自然資源的珍貴吧！

有人類的地方，不免有經濟的結構社會。而經濟的需求符合長程的獲利，短程獲利是不經濟的。就像大量的開發自然資源，只是短程的獲利。為了生活的人們，必須開山闢地。高山農民也將在此處，繼續提升生活需求，讓後山變得像西部地區一樣，自足便利。物種間有牠適應環境的最低需求，根據每個地區也會演變出不一樣的環境適應。那麼！台灣人要保護後山的理念，就必須有人適應後山生活。

## 自遺忘說起的自然寫作假期

撰寫者：黃淑貞

站在歷史的據點，我看不到過往。

應是那一道鐵皮圍籬，硬生生的斬斷我的記憶之門，讓我徒然比對亦不得其門而入。救國團時期駐站的生活場域竟然如此陌生，我訝異著，訝異著記憶是何等的奇妙，有時不知不覺會竄出已遺忘甚久的吉光片羽，有時卻費盡腦汁也一無所獲。在此地，洛韶山莊，海拔 1147 公尺的中橫小白宮，矗立在眼前卻無從自斑駁虛弱的外表來架構還原她原有的風華，儘管她曾伴我走過一段年輕不知愁的青春歲月，現在僅留青澀歲月的微妙情感悸動。又是何時聳立著慈惠堂呢，聽說是在四五十年代，我曾經在此停留，為何毫無印象？在年少時期竟會如此忽略環境嗎？選擇性的相信，選擇性的喜愛，唯獨忽略與自己最親的土地與週遭？我嚴肅的問自己...

隨著年紀的增長，關心和注意的事項已經孑然不相同，觸角長了些，敏銳度多了點，尤其是環境關懷悄然進入生活，東奔西跑，只為了完成自己以為的環境教育工作，不再無心，認真的過著生活。

來到洛韶，除了懷舊，還要書寫。

### 之一 誘引

黃嘴角鴉在遠處吹著熟悉的“X-X-”旋律，讓經常作夜間觀察的人心中流過一絲暖意，這種不是有決心就一定可以看得到的貓頭鷹，是夜晚的精靈，是夜晚的歌者，雖然無緣相見，卻是黑夜旅人的友伴，聽到聲音令我無限欣慰。教室內只流動著幾位同學敲擊鍵盤的聲音，及電腦風扇發出的隆隆聲，讓寂靜的夜顯得更寂靜。

剛剛誘蛾的水銀燈應該吹了息燈號，為了讓一群來自台灣各地的夥伴觀察蛾的夜間生態所設置的燈光，使得一千多公尺的落韶，除了清涼還多了熱度，是人的熱度，是談論的熱度，也是飛蛾撲擊的熱度。剛入夜，休息了一天的蛾，受到燈光的吸引不自主的飛來一探究竟，停棲在早就高懸的白布上面，讓我們恣意的觀看，拍攝，滿足的學習一堂蛾的生態課程。只是人潮擁擠，再加



帶紋雙目白姬尺蛾美如穿雷絲花裙



上部分蛾的停棲位置，以及牠們良好的保護色及瘦小的身軀，在我們的一進一退之間陣亡了，以死亡的姿態完成教授的使命。

多彩的蛾在我的視界中所知不多，大部分灰灰小小的個體很不引人注目甚至是忽略，至於繽紛多彩的個體雖然偶有奇遇，大部分卻因未投入完全的觀察而一直停留在圖鑑之中。夜晚誘蛾，中“蛾毒”的人會在天黑前到達預定定點，點燃一盞山谷裡的燈火，誘惑趨光性的蛾，當然有此習性的不限於鱗翅目的夜晚個體，尚有捕食者及其餘的昆蟲。夜晚裡的一盞水銀燈，有揮翅的浮動氣流環繞，有獵殺的血腥戰爭蟄伏，也有各式舞衣的展示舞台，更是分辨異同科別的試煉場。我們依賴這樣的環境佈置來學習成長，蛾也以奉獻的姿態完成大愛。

## 之二 登高

黃嘴角鴉依然鳴叫，在夜裡。

被咬人貓親吻的感覺仍強烈，不時有著針芒在膝的緊迫感，如被電到的瞬間感覺依然在褲子與膝蓋的摩擦間重複出現，匆忙的以茶水膚觸，舒緩了被強力除毛似的不舒服，於昏黃的燈光下，想著今天在大自然面前上過的一課。

下午，望著即將前去的山徑，下乾溝之後上陡坡，越過菜園再穿入清翠的竹林，短短的行程後，即可到達目的地。很難相信那條路會如輔導員所說---難走。心中雖然存疑，還是維持登山的習性要了一根簡易登山杖，信心滿滿的出發。



乾枯蜷縮的地衣



枯木底下雪白的群蕈

頭向上遙望已然上菜園的夥伴，腳踩踏沒有明顯路徑的泥地，在農民的田裡穿梭。群山中小小的一隅，滿載著一家子的期望，有辣椒、有番茄、有四季豆，在斜坡將近 20 度的山裡，他們努力的經營著自己的生活。向上的路徑，不如想像中輕鬆，以為可以隨意的拍下沿途所見，竟發現將相機外露對於行進是一種阻礙，遂將其收起，更專心的走著。藉助手中的棍，拉著一旁的材，一再嘗試是否穩當，才敢放心將重心擺上，藉著著力的瞬間，挺進目標，幾乎是手腳並用的穿越竹林，在迂迴的落葉中，在層次分明的竹林底層，我再次帶著謙卑。本以為攀過大山的我，應該可以輕鬆應付這一小時的短暫上攀，直到踏入此地，才知今日的淬練不在呼吸，而在心境。

不自覺的自滿會周期性的氾濫，今日藉由曲折高攀及低調穿越，讓我醒思在



自然中應有的謙卑態度。要永遠相信自然的不確定性，自然的詭譎及自然的磨練。誠如吳明益老師在蝶道中所云：“體驗自然不只是讚嘆美景，或許，也必須去摸觸她的爆烈、變動與複雜”。當再次拿出相機，已經度過最危險的路段，拍下乾枯蜷縮的地衣線條，迎風逆光的青楓及枯木底下雪白的群蕈，穿出密竹林之後豁然開朗，13 連峰聯手合抱這個坡地，又一片農人辛苦經營的農地開展在眼前，有著竹編的枝架，有著彎腰辛勤工作的農民，有著捍衛家園的忠狗，空氣中瀰漫著農地特有的氣味。小心翼翼越過捍衛領地的



分食中的推糞金龜

的忠犬，在濃濃的便便味中，蹲在地上，望著推糞金龜奮力的以後腳堆疊民生必需品，雖然已經切割一大糞球，卻仍以後腳鉤住財產再貪婪的繼續挖掘，似乎想要全部帶走，不留一絲一毫，不多久，其他聞糞而來的黑色個體便各自發揮所長，

有的展開攔腰搶劫的本領，有的埋頭拼命分一杯羹，頭上那對黃色的觸角在陽光下不斷的舞動著，轉眼間讓忠狗的排遺，迅速化為維持生命的能量。

當視線再次與山巒相接，心是雀躍的，棉花狀的白雲漂浮在群峰間，鳳蝶迷惑在有骨消的誘惑花海，陽光照耀下，明亮溫暖的光線穿雲灑遍谷地山腰，這種五星級的



13 連峰聯手合抱這個坡地

視野值得用一生來追求與喜愛。喜愛山是這幾年的事情，伴隨自然觀察的習性，喜歡以緩慢的步調走一趟朝聖的路，腳所踩踏，眼睛所見，雙手抽空觸摸，屬於山的一切叫人迷戀，必然付出的體力支出與自我掙扎，都在隨處可見的驚喜中化為點滴的回憶及茶餘飯後的談論題材。因此，登高成為自我完成的重要儀典，成為生活重心，是現在式，也是未來進行曲。

### 之三 發現

這一個小區塊發出濃濃的廚餘味，實在懷疑生物存在的可能性。趨近一看，水中的紅蟲蠕動，帶著一絲絲的恐怖氛圍，長長的蚯蚓浮動在泥沙已經略帶淤積的小溝渠中，至於小蝌蚪更是活絡的左右亂游，在小小水域中討生活。看似不會有生物的小角落，依然有著生命的存在。

蝌蚪公主上完課，大家蜂擁而至小白宮前的一條溝渠，期待青蛙的現身。黑鴨鴨的人群散狀的站在溝邊的乾涸處，只有老師穿著雨鞋得以長驅直入，以手電

筒照在微潤長滿青苔的山壁上，兀自滴著水滴的苔蘚有著綠與褐色調，若是白黃色為主的生物一定馬上被獵捕，今日的主角，懂得利用環境，以保護色調保全生命，也能伏擊獵物成功，想發現，眼力要好。

眼尖的人觸動發現的喜悅，鼓動著旁觀者，不禁探頭探腦相互詢問”在哪裡？在哪裡？”，老師慢條斯理的以燈光指著，卻仍需聚精會神的搜尋，才能將主角自保護布幕中抽離，完整勾勒牠的形。面天樹蛙褐色型，小小的身軀，微微上彎的線條，張著烏溜溜的雙眼，隱蔽在綠苔中，無辜的盯著我們。老師帶來催眠加以解說，沒湊熱鬧，繼續努力發揮強力手電筒的效能，莫氏樹蛙以絕佳的隱藏姿態躲避光束的橫掃，蹲伏的姿態幾乎平貼山壁，嘉成硬是找了出來，長期在”迦納納部落”指導阿美人生產咖啡的他，野性十足，擁有夠強的敏銳度，暗自期許如他一般好眼力。



蹲伏的褐色型面天樹蛙



小小雄赤尾鮎守株待兔

千里步道的兩青喊著”要不要看青竹絲？”，背著相機衝刺而去，只見小小雄赤尾鮎以赤尾捲住植株，扭曲有著紅白雙橫線的身軀，伏在乾枯的禾本莖上，三角頭呈現攻擊姿態，緊盯著溪澗，似乎隨時可以瞬間出擊，一口吞下。或許年紀小吧，見我拍照，轉頭游離而去，留下部分人的惋惜聲。若以牠的習性而言，不久再來看，將在原地發現牠，只要有耐心，再見不難(事實證明，牠真的回去了)。

夜觀結束，一行人打道回府，再經山壁重複觀察，剛剛以為是蟬蛻的，卻發現牠已掙脫舊衣，自背板垂墜頭部，有著綠頭、灰眼及部分黃顏色的身體，難猜測牠的身分，再入夜應該可以做一次驗證。

小小不起眼的一角，生命依然蓬勃。今晚的發現，滿意度破表。只是，曾自以為觀察力不錯，今日晚間的”發現”竟然沒有我，真的有點震撼，老化了嗎？我警覺著！仍需自我淬煉。



鼎脈蜻蜓剛羽化的雌體

#### 之四 曙光

土地受傷的身影，透著酸腐的無奈，走過，搖頭，為無言的大地抱屈。佇立風中，嗅聞大地散發的傷心味，不是清新也不帶涼意，以略帶酸腐的氣味一直刺激著嗅覺，這不是我嚮往的高山味道。

西寶農場的”阿珠”帶我們走上斜坡，觀看她們引以為傲的高山農作，沿途的解說吸引不了我，因為這不是我要的高山景觀。聽說太管處，曾為該社區結合西寶國小的綠建築資源，舉辦過參訪的活動，但是成效不佳。這是可以預期的，雖說西寶國小這幾年迅速竄紅，帶著實驗國小的身分有著國家公園的資源及知名建築師的傑作，吸引不少路過此地的人留連參觀，但是瀰漫在空中的氣味，相信成了驅趕人潮迅速離去的殺手，誰願意在進入深負靈性與藍天白雲不斷幻化的山林間，還需要委屈自己的感官經驗呢。

高山農業一直為人所詬病，因為形成的社會成本太大，地貌的變動、生態環境的破壞、水資源的惡化及環境污染等，都讓保育團體一再的呼籲，要讓山林休息，不再壓榨土地。只是有著歷史根基而發展的高山農業卻不是說斷即可斷的議題，關係到太多農民生計了，僅以法或道德勸說是無法改變現狀的。但是長久頭痛的問題，也許慈心有機發展基金會的’淨源計畫’是個解開這無解之解的契機。

有機生產在這幾年蔚為一股風潮，在環境被破壞的憂慮下，消費著捍衛己身權益，不想成為毒島的島民，因而回歸自然的農作法自小眾發起，自有心的部分機構提倡，經過幾年的發酵，現在已是一波”樂活”方式的伴隨行動。而消費大眾想要安心的享受有機食品，勢必要有公正單位的保證，於是認證單位成為一種過濾機制，嚴格把關，讓消費者可以無後顧之憂。而目前國內有 12 家認證單位，秉持著”健康、生態、公平、謹慎”的原則，貼上一張令消費者安心的標章，商品上市，人們享受健康。

有機認證單位協助把關的過程中，涉及到生產方式轉型進而有機生產的區塊，幾年來，慈心有機發展基金會已經成功執行了三個淨源計畫；分別是：坪林地區的”喝茶護水庫”、阿里山地區的”阿里山原住民轉作有機”及福壽山的”減農藥蘋果”，在台灣部分的水庫園區，進行友善環境的農作法。99 年，他們已和西寶地區的一位農民談妥，將要進行高山有機的生產模式，現在尚在草創期，是否可以成功不可知，以我這個外行人的角度來看，真的樂見其成，且期望有成可以帶動其餘四戶人家參與，讓這有情之果得以成熟，並散布種子成長茁壯。

屆時，在西寶的懷抱中，將有另一種風之味。在風中，期許，慈心的淨源計



受傷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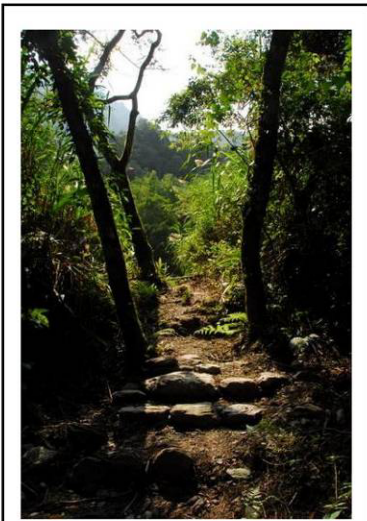
畫得以延伸，帶著希望。

## 之五 感恩

短短的山徑踏查，一趟滿懷感恩的讚嘆。

約略百公尺的溪澗，由4層短瀑及奔流銜接，隆聲不斷的迴盪在午後，靜謐。言談聲幾乎消音在流動的水波中，各據一方的夥伴享受這難得的片刻時光。雙足浸泡者展卷閱讀，依附巨石者振筆疾書，如鉛色水鷄跳上跳下者獵取中意鏡頭，至於孩子，來到溪畔已然瘋狂，三點全露無一絲一毫的遮掩，以最純真的喜悅跳入溪水的懷抱。

開放、清澈且急速流動的溪畔，中華珈穗及小灰蝶忙碌飛舞，帶來午後生機的脈動，騙人蛙的鳥叫聲間歇的鳴叫，表露生命的喜悅及對環境的高愜意，兩旁的樹林遮蔽陽光，讓靜坐或嬉戲都覺舒暢。近4點，遠處山頭已雲霧瀰漫，奔馳的烏雲掩住陽光的熱度，一付山雨欲來的前兆。短短的落瀑沖刷，水花激濺，匯聚的深潭清澈見石，青苔點綴在穿著千年黃色礦物質的巨石上，蟾蜍的蝌蚪則密布於一側較為和緩的水潭中，冰涼的感受透過溯溪鞋進入腦中，一時之間精神百倍。



一條感恩之路

要來到午後密境，需走一回老洛韶步道。聽說是“千里步道志工”要分段修復，直上太魯閣人的舊部落---老洛韶，希望藉由步道開通來活化洛韶地區，與歷史接軌。我們的巡禮已驗收志工們花3天2夜，甫完成一月有餘的區段。聽著曾經參與工作假期的夥伴描述，從劈芒草尋找可能的路徑、尋巨石置放合宜的地點、鋸開擋路的粗幹及填平下凹的陷阱，無一不是需要專人的指導，看似簡單，工法卻要傳承，在40人分工合力下，完成約700公尺的生態工法，沒有水泥，沒有外來建材，只有當地的可用資源，及志工集體的巧思。走在融於自然的一段路，滿滿的讚嘆與感恩。

## 之六 期約

假期可長可短，銘印在心可深可淺，洛韶懷舊的短暫隱居，滿滿的感恩。烙印在心的有諸多專業的人士，其堅毅的語調、豐富的內涵、執著的身姿，無一不令人動容，他們為土地、為少數民族、為畢生喜好、為創作，做了人生最佳的抉擇---一條無悔的路，其屹立不搖的勇者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心中。

這假期雖來自遺忘，歷經誘引、登高、發現，見到了曙光及感恩，也期約自己能走一回無悔的路，在人生的大道上。

## 來去洛韶吧

撰寫者：黃淑容

7/31 之前  
少不更事的十七  
自以為是的  
雄心壯志  
在高山的觸碰下  
中橫是印象派  
於是  
“好想再來”  
成了心底的漩渦  
轉阿轉的...  
※※※  
曾經  
在花蓮航站躊躇  
曾經  
在蘇澳的冷泉徘徊  
曾經  
在紅色牌樓前  
轉阿轉的...  
中橫  
仍是陷在漩渦的深黑裡  
※※※  
“自然寫作假期”  
在滑鼠下遊蕩~~  
“中橫 好想再來”  
從深黑的漩渦猛然衝湧  
於是  
E-mail 在倏忽間  
搭上東華的線  
1500 元  
強給自己一個  
不能反悔的理由  
堅定再見  
許久不見的後山  
印象派的中橫

巫梅的一通電話  
忽然驚覺  
後山好遠 好遠  
在生活如龜息的府城  
竟 意識  
連不上太平洋的西岸  
幾番波折  
中橫  
仍在遙遠的山的那端  
見不著 摸不著  
※※※

7/31

用力壓住虛晃著的心  
使勁臂膀的力  
拖著吃撐了七天行李的箱  
坐上火車  
一路唱著丟丟銅  
跟著火車過山洞去了  
※※※

鹿野不見鹿  
往都蘭山上尋  
驚艷  
太平洋劇場，  
放肆著的藍  
導演是太陽，  
海水是主角，  
海溝是編劇，  
不禁連聲讚嘆  
安可～

※※※

8/1

入出花蓮驛站  
隧道，人群貼著移動，汗水在空氣中暈開  
站前  
大理石的碎花地磚  
透露出  
隱約的花蓮意象  
民宿，不再見

顧著接客的老闆娘  
比美房間的冷氣  
這不是我的花蓮想像

※※※

8/2

午時

依舊拖著吃撐了七天的行李箱  
奮力逃開腳下的黑影  
目光在回程的火車時刻表猶豫  
終於 出現了

長著絡腮鬍的嘉成  
讓虛晃的心不再游移

※※※

炙熱在花蓮肆虐  
小中巴奮力往高海拔前進  
穿過睽違許久的紅牌樓

依舊

不協調的

倔強了幾十年

反成了中橫的互古

小巴繼續奮力往上

綠水依舊

路灣依舊

縱谷依舊

洛韶

我真的來了

※※※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有著太平山的影子

有誰規定國家公園的辦公室要蓋一個樣？

※※※

是誰說的

禮多人不怪

儘管開場白總是不變

程序還是得照著來

可

真的相見歡是

識得蔡建福老師的廬山真面目

識得千里傳聲的巫梅

※※※

就從昆蟲開始

觀察蛾， why?

從雙色美舟蛾引發出的心中異想像

是色彩藝術的基因作祟

還是天地自然藝術的供參

林義祥老師

以自然生命現象

作為自我生命再次的滿檔

羨慕喔~~

而

我的填充是啥?

追著電話線的彼端

跨越後山的追尋

企圖再見洛韶

卻

遇見撲光的群蛾

『那是百香果蛾』

『這是香菇蛾』

童言童語

誰說蛾要名的

是人的企圖吧

※※※

8/3

蜥蜴踱著步

一個上午

以講桌為楚河漢界

在洗石子的地面來回踱步

瞪著圓眼 顛著四腳

在安全距離內

生氣著，

怎的!!!

踩到我窩了十幾年的地盤上啦。

你們這群自稱人的生物

※※※

午後上山

沒有路怎麼上山



可以Y  
陡著上  
一群幹練的傢伙  
像猴子 隱入竹林  
氣急如我  
奮力與竹子、草叢交戰  
使出渾身解數  
虛脫出一身冷汗  
再次與高山碰觸  
高山說  
你必須匍匐  
於是狗爬式登頂  
※※※

8/4  
陶塞溪谷的銀杏  
女孩與阿公在山上的歲月  
請問國家公園  
陶塞  
在哪?  
人  
在哪?  
如是  
西寶森林小學  
為新太子幫作準備嗎?  
※※※

8/5  
討山的人啊~~  
生命的『理想派』不應出世  
連陶淵明都不願就此終了  
順應自然是入世的苦行  
是誰說的?  
子非魚，焉知魚樂?  
慈悲的殘忍  
想太多了吧  
當生即生，該死則亡  
猶如  
人都想賺錢  
誰的錢要被賺

經濟果真是笑話耶~~

※※※

8/5

戲水

山石磐定，水自穿石勁流；

白日盡了，黑幕自在登場。

山水日月本應互古恆久，

人

卻在生死兩點之間穿梭無常，

只為尋求生活的滿溢，

不惜山水動搖，

不顧日月無光，

人，

當好自為之阿。

※※※

時間從來都在指縫間快速流逝，

五日間，

生命裡多了些什麼填充兩點之間？

先知們

對生活、生態、生命的精闢詮釋。

蔡建福老師及所有子弟兵的喋喋切切

及

助我

得以 甚幸

再見洛韶 再見中橫

祝大家平安喜樂

台南 黃淑容

## 蝶想

撰寫者：黃鈺婷

一頁古籍從桂竹林裡散逸  
象形魚紋 睜開眼  
醒著做一場航行大夢

滑向肥美而腐敗 死亡卻重生的果實  
划離鏡頭 水泥 競賽 標籤  
定義則被銘刻在  
牠振動引發的漩流中

你是否見過那永恆缺漏的一頁  
古老且泛著回憶斑點的銅黃  
是你的童年

後來，我一直不停想起環紋蝶的生與死。

待得太魯閣國家公園洛韶山莊的第三天夜裡，妹妹在電話中告知父親隔日一早要動個小手術，怕我擔心所以瞞著我，我趕緊打了通電話回家，父親語氣一派輕鬆，不過就是聲帶長息肉，幹嘛這麼大驚小怪的呢？我也故做輕鬆地說，既然手術這麼小那你們怎麼還怕我知道？尷尬的笑聲在電話兩頭迴盪，其實，我們都知道，一切皆因為愛，所以彼此沒有辦法坦白。

我轉了個話題，聊起山上的空氣與生活品質，建議他應該找機會來這裡度假才對，這裡也有他信奉的瑤池金母廟，豈不正好！站在山崖邊，我抬頭望向墨黑的大山，山色由於路燈及山上人家而染上深淺不一的黑，落韶這裡餘下的燈光，只剩中橫小白宮，與對面那尊特別顯眼的觀音像，濃重的黑紙襯在天空，星光從天上的隙縫漏了出來，彷彿是洞穴裡的光，若是從星洞裡一路追索，會不會遇見亮到無法睜眼也無法解釋的桃花源呢？我笑著對父親說：我小時候好像也沒看過這麼多星星，你改天也來這裡看看嘛！

掛上電話後，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睡去，我想，父親應該也是吧！

隔日一早，我信步走到附近的瑤池金母廟給父親祈願，在橋上我差點一頭撞上一隻環紋蝶，我怎麼會認得牠呢？多虧了一群解說員伙伴們，在我第一天驚呼牠的身形姿態時，便有伙伴告訴我，台灣只有一種環紋蝶，此蝶體型較大，蝶翅淡黃色帶有環狀斑紋，時常出沒於深山竹林，喜好腐果。爾後牠似乎怕我遺忘，

總是時不時現形為我複習。並不理會我的驚奇與歉意，牠只是一路趕赴果樹下的盛會，而我是路經此地毫無禮貌闖入他人聚會的不速之客，牠們正在品飲高山水蜜桃露，草叢裡的腐果看起來並不自然，或許是獵奇的鏡頭狙擊手，為了誘蝶而設下的局，這究竟算不算一場鴻門宴呢？牠們既沒損失又飽食一頓，我們又可近距離拍攝，但這合乎自然嗎？我們拍攝了一張又一張水蜜桃版蘋果版還有尿液版的微距照片，如同關注色爛腥的狗仔，鏡頭對準了女明星吃著油膩膩的燒肉，形象癡肥眼半開，還回頭看有沒有人在看她，狗仔覺得這種照片很有賣點才會設局，同樣地，我們難道就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而設局的嗎？何況以前還有些人的目的是採集標本或者販售，這跟戀屍癖是同一種心理根源嗎？

蝴蝶的死亡，尤其是大型蝴蝶，特別引人注目，不可諱言地，小大同一的世界，人類能領會卻尚未能實踐，一頭大象與一隻螞蟻的死亡在人類心中就是有不同的感受，這幾天我們見到過多的蛾屍蝶屍還有不知名的昆蟲，對我而言，體型最大的環紋蝶仍然是我眼中的焦點。我們第二天在西寶國小參觀時，伙伴們便是在教室裡發現一隻展翼死去的環紋蝶，原本以為牠只是無法飛翔，沒想到一拾起便發現蝶身已爬滿螞蟻，早已開始啃蝕，大勢已去，我們只能在感嘆中讓伙伴將蝶屍帶回去做標本。

但我最初遇見的死亡，是一隻再普通不過的小黃蝶，幼稚園的我，興沖沖地撿了一隻不知名的小黃蝶回家，用衛生紙墊著紙盒底，盛裝著在我心目中高貴神聖的牠，一路拿到正在工作的父親面前，要求父親照顧生病的蝴蝶。父親看了一眼，皺著眉頭說：牠已經快死了。才剛意識到死亡等於消失不見的幼稚園小孩，聽到這句話不停地哭鬧，天真的我認為父親應當什麼都會什麼都有辦法，才會覺得是父親不肯拯救牠，他花了很長的時間說服我，並不是他不願意幫這隻蝴蝶，是因為蝴蝶的壽命已經到了盡頭。我追著問：為什麼？他耐著性子解釋：因為蝴蝶已經生完小孩了，完成繁衍後代的責任之後就會死掉了。這就是自然的規則，不然就會有太多蝴蝶啊！我很想繼續追問，但父親的耐性已經用完，我只能乖乖地捧著盒子，到外頭去埋葬蝶屍。這就是自然法則，這就是死亡的意義，為了生，所以死，我帶著未解的疑惑，一路走到這裡。每面臨一次他者的死亡，每經歷一次斷裂與告別，我總是會回到最初始的那一個下午，捧著蝶屍追問著為什麼的時刻。明瞭一切寓意早已揭曉，而我不過是一再驗證罷了，我該思索並實踐的是，在「為何死」的疑問之後，接下來的「如何生」的問題。

環紋蝶又從窗邊飛進山莊裡，緩緩搖晃的身影，如同一張從圖書館珍藏室出走的線裝古籍書頁，堅持卻又故做漫不在乎地找尋它遺失的其他部分，那就是牠生存的姿態。我猜想，牠或許不同意我接近牠，但可能會答意讓我為牠寫一篇文章，預悼牠的死亡，與新生。

## 夢幻仙「徑」— 手作步道與大自然共舞

撰寫者：楊素芬

拋開喧囂走入大自然，不同的環境，會讓我有不同的思惟，因公職退休進而追尋人生的下個目標，學習是我渴望的，唯有自己能讓理想實現，將一切歸零，保持彈性，這就是我的新生活運動，藉由勞動與心靈的成長，尋找簡樸自然單純的生活，更能瀟灑，這是我的夢想。拾起兒時的回憶，太魯閣國家公園是我的最愛，經感動反省而萌芽，我願為這塊土地做點事，為往後的生活，帶來新鮮的節奏，選擇與山林共舞，回歸自然，豐富生命也提升自我價值。

火車駛近寬廣的蘭陽平原，印入眼簾的，是雲彩朵朵一望無際，深邃的大海，金黃色灑在海面上。當火車穿過隧道進入太魯閣國家公園時，掛著瀑布的岩石峭壁，伴隨著潺潺的水聲傳入我的耳中。蜿蜒的中橫公路，徜徉在碧綠的大地中，疊疊山峰連綿不斷，美不勝收。

夜晚繁星點點，燦爛星光與蟲鳴鳥叫合奏的樂章交織於洛韶山莊，躺在剛做好的大通鋪上，只有感恩，沸騰的血液在流竄，空氣中瀰漫著年輕時的記憶，夥伴們未曾謀面，但都能相見歡，一見如故。遠處奔馳而過的喧囂，迴盪於山谷中，此時隱約聽到山羌的吼聲。清晨破曉時分，天微露出曙光，雞啼將人喚醒，傳來嘹亮竹蕭的舒緩節拍，交織著感傷情境，發人省思。

因為一次的機緣，我在 2010 年的七月參加了千里步道主辦的太魯閣國家公園步道志工學習營。太魯閣國家公園蘊育了各式的生命，是美麗的。這個生意盎然的的地方，是一個大自然最好的教室。一向熱愛工作的我，能到國家公園付出些許勞力，又能強健體能，是我的心願。招訓志工我義無反顧，於是就參加了這麼美好的活動。

在箭竹山谷中，老師教導我們如何使用各種工具方法。工具種類有很多，各有其功能，必須因地形不同與環境不同，而考慮到如何就地取材。比如說，為了讓步道階梯能走得更平穩，找尋適合的石頭是一大學問，需要巧思、技術、體力與耐力，而更需要發揮團隊的力量。

即使經歷風雨的侵襲，造成步道的坍方，崎嶇的山路，步道志工們也都同心協力、合作無間，用大家的巧手改變面貌，一下子變成了平坦的步道，真是不容易。首先將野草蔓藤，用鐮刀砍除找出一條路，其次把倒塌的樹幹搬離，最後清除阻擋溪水排放的巨大的石頭。我沿著旁邊的分岔路溪床間，找一塊菱形紋路長型石頭先做一個階梯，接著再鋪上礫石和沙土，有的不起眼的小石剛好可塞在空

隙間，夥伴們一個個站上石階驗收成果，引發一陣高興的歡呼。一階一階的完成後，不完整的步道需做駁坎，因此就更需使用大塊的石頭，像人字型緊密的疊在一起。每塊石頭都相當重，有時需要三人一起搬，如果挑的石頭無法完全吻合缺口，就必須更換，直到穩固為止，那就需費了相當大的力氣，真是挑戰與考驗！大家全身衣褲沾滿汗水與泥土，接連做了四個駁坎，越做越有經驗。山路往往因排水系統不佳，需長型平整厚實的石塊，做成水溝，為了不絆倒登山者，需再架一座小橋。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有了汗水的付出，更覺得清香與甘甜，這麼自在與踏實。



今天(8/5)中午對我而言，午後的時刻，顯得特別興奮，蔡建福老師帶領自然寫作假期的同學，參觀千里步道志工同伴們，七月份剛修好的步道。聽到的讚不絕耳的讚嘆聲，給予了我最大的信心。坐在步道上，我沉思許久，有來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陪伴，格外的滿足。大家都來自各行各業，過慣舒適生活，竟然不怕吃苦不怕流汗，但是目標一致，我們應給予掌聲與鼓勵，期待下次修築合歡山越嶺古道的計畫，能趕快到來。

面對文明的省思，個人的心態須改變，身為生態保育初階的我，當我吸收這些環境保護的理念後，開始付出行動，來維持生態能量的循環，促成大自然深奧的資源及環境，能生生世世，孳孳不息，我責無旁貸。



## 從高山農業談生態保育的迷思

撰寫者：劉國信

路過大禹嶺，路旁的商家鼓起三寸不爛之舌向過往遊客推銷：

來一碗暖暖身！這可是大禹嶺獨有，經霜雪覆蓋，又脆又甜的「雪針」。一旁擺著一筐筐黃澄澄的金針、香菇，還有就是櫃子上標榜著「大禹嶺」的高山茶。

可是，大禹嶺似乎不產金針，就算有，這幾年的暖冬也不曾見過山上飄雪？何來霜蓋雪覆的金針？更何況沿著台 8 線東西橫貫公路到關原、到合歡山幾時見過茶園？

不錯，中橫公路通車後，參與闢路的榮民由退輔會安置在沿路的河階、平坦的鞍部，後再經墾植的榮民、當地原住民，當然還有來自平地爛於鑽營門路的果農、行口商人共同發揮昔日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精神，日積月累的把原本蒼鬱蒼翠的森林，逐漸「雕琢」成今日放眼所見的濯濯童山，引發莫大爭議的高冷蔬果大本營。

大禹嶺的雪針、高山茶只不過投消費者脾胃，為廣招徠而魚目混珠的商場噱頭。但也足資證明，如果沒有市場，肯定不會有生產者，然生產者鐵定會強加辯解，就是因為有消費需求，我們如此做也是造福人群。扯來扯去還不是在蛋生雞或雞生蛋的稀泥裡纏夾不清，最後只好歸結到歷史的共業——都是開路惹的禍。

然而近幾年來，氣候變遷、溫室效應日益加劇，豪大雨集中傾洩已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猶記民國 79 年 9 月 6 日「黛特颱風」兩天為立霧溪帶來近 1000 毫米的雨量，翻滾的溪水漫過公路、隧道、沖毀橋樑、路基，中橫公路東段柔腸寸斷，巨木、土石堰塞路面，經過三個多月才恢復通車，災情已屬空前。沒想到去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的 88 水災三天降雨量竟幾達 3000 毫米，導致「小林村」滅村的慘劇更是駭人聽聞。

痛心疾首之際，保護森林、涵養水源，停止過度開發又再次成為社會一致的焦點與共識。

問題是，如果人類走不出已被長期制約的生活方式與價值理念，光是在事後叫叫嚷嚷又於事何補？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對苗栗大埔農地被徵收與綠苗的踐踏不以為然，但又無視於雪山隧道外蘭陽平原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豪宅農舍」時，那所謂的「良田」在我們心中是什麼樣的標準？當反中科四期、反國光石化呼聲高漲，但我們卻擺脫不了手機、電腦、汽車的時候，我們如何以更具說服力的理由來阻止業界進行開發擴廠呢？

本（99）年 7 月 31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沈雲驄先生的「怎樣對抗生態殺手」文中指出，印尼的金光集團是全球最重要的棕油業者，我們所吃的餅乾、所用的保養品、沐浴乳等多多少少都有棕油的成分，我們不認識金光，但金光卻無所不在的融入我們生活。可金光在採棕的過程中破壞、侵蝕多少印尼的森林、毀了多少猩猩的棲息地、多少原本靠森林為生的人隨著財團的擴張被迫遷徙、被迫放棄原有的生活方式，我們又有多少消費者不知不覺中當了金光公司的幫凶。

當全球化的浪潮排山倒海而來，跨國化的公司、大賣場擠滿了爭相採購的人潮時，我們有什麼樣的力量來加以制衡或反擊？阿里山公路猶未從 88 水災的創傷中復舊，但嚴重坍方區下方的石棧茶園、茶廠依然門庭若市，品嚐高山茶美味的市場不僅方興未艾，更同時加進了廣大的中國市場，後市可期。

芸芸眾生，泄泄沓沓，感受環境危機者能有幾希？恐怕也是滄海一粟，綠黨人士奮鬥多年，力求跨過不分區門檻，期爭一席立委躋身國會殿堂發聲，迄今未能如願，而環保團體退而求其次結合政治、社會運動來壯大聲勢，強力訴求，更進一步攻克灘頭堡，形成氣候，甚至左右政權輪替，但在政治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到頭來卻也不免落於棄如敝履的地步，2000 年風起雲湧的馬告國家公園森林保護運動到後來的偃旗息鼓，也都是在政治人物空嘴薄舌的承諾下空歡喜一場而已。

歸根究底，大自然的救贖還是非得寄望於人類本身的自覺與反省不可，及早從無止盡的物慾沉淪中跳脫，方得以在周遭的瑟縮聲中瞧見新抽的綠芽，並以耐心、愛心呵護它的永續存在。

—2010.8.4 劉國信於洛韶自然寫作工坊（高山農業篇）

### 飛蛾撲火下的生態省思

驕陽悄悄褪去它炙熱的外衣，夜幕緩緩低垂．．

鑽研蛾類的嘎嘎老師在華燈初上的前一刻，於樹林一隅架起熾亮的水銀燈，拉開一方白色的布幕，靜待這群白天養精蓄銳，且大多喜於趨光的夜貓子粉墨登場。

白熱燈光一亮，來自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蛾類家族紛紛投懷送抱，對強光產生錯覺的夏蟬迷迷糊糊跟眾多「蛾族」瞎攪和，或可戲稱之「蟬蛾」；色澤前衛亮麗的斯文豪氏天牛忙不迭湊上一腳，螳螂也聞風趕來伺機「捕食」；在仿如「皮影戲」的燈屏上，秀出一片繽紛的天地。

嘎嘎老師說，今夜的蛾算是少的，前不久向晚時分經過新白楊，漫漫濃霧幾乎令人連前方 10 公尺左右的路面都難以辨識，空氣中充滿縛暑的燠熱與潮濕，索性停車駐足，把誘蛾道具請出來。出乎意料之外，居然引來萬頭攢動的蛾，近一兩千隻的蛾密密麻麻的擠滿了簾幕。之後再想如法炮製，卻出現「乏蛾問津」的清冷場面。

可見蛾類的出沒與溫度、濕度、環境都有很大的關係，像今晚周邊大都是單一的竹林，蛾類顯然不如預期中的多，如果在林相豐富的地區，蛾類相對的會增加許多。還有就是光害的干擾，像現在聚落裡頭都是燈火通明的路燈，蛾類早已



習慣了這些光源，那還會在乎我們這盞燈。

事實上，種類繁複多樣的蛾類即如解說叢書敘述一般，不僅難以引人注目甚且許多人們對蛾都不具好感，因為蛾看起來髒髒的、醜醜的、翅上鱗粉有毒，幼蟲毛毛的、軟軟的，好像很噁心，甚至以「醜陋的蝴蝶」、「夜晚的妖姬」來形容它。尤其像小菜蛾、斜紋夜蛾等危害農作物的蛾類，農人物必除之而後快。

不過，蛾類好像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如蝴蝶討好，所以在某些場合儘量壓低姿調出現，以免無端惹來殺身之禍或祭了其他動物的五臟廟。有些物種更卑微到以「一坨屎」的擬態、偽裝來欺敵，徹底解構、脫離整個蛾的模樣，即便它仍舊是一隻蛾。不可不謂用心良苦，也充分說明動物感受到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那種無所不在的威脅比人類來得格外強烈，千百萬年來長期演化過程中即造就一番「臥哩卡嚨中槍」的生存哲學，無所謂「母雞帶小雞」的生養教育，生就的基因就是讓自己存活下來並完成生命的傳承。

年少時在張心齋的「幽夢影」中讀到：「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的詞句，總以為過於矯情。年歲漸長，方始漸漸領悟，或許古人生活簡單、隨遇而安，較能以將心比心的角度感知與生物共處的心懷，處處展現為他人設想的生活態度，在環境日趨劣化的同時，誠為惶惶不可終日的現代人類深值借鏡、取法的所在。

#### —2010.8.4 劉國信於洛韶自然寫作工坊（蛾類生態觀察篇）

### 尹叔、老齊和砂卡礑溪攤販

#### <尹叔>

「尹叔」是退輔會安置的榮民，孤家寡人在關原加油站旁開設一間小麵攤。

當樸樸中橫路上的過客上門，尹叔操著濃濃的鄉音招呼，返身從冰箱裡取出麵團，同時打開麵鍋的瓦斯爐，用青筋畢露，紋著「反攻復國」刺青的粗壯手臂，賣力的搓揉，不時灑把麵粉和進去，一群嗷嗷待哺的饕客沒事，圍著尹叔看他施展獨門功夫。

冰冷的麵團在渾厚的掌中甦醒過來，尹叔重覆著把麵團翻身、拍打，一次又一次拈試彈性後，拉成長條狀，手執菜刀，右手握刀柄，左手按壓刀背，均勻又俐落的橫切成麵條，丟入一旁已然滾沸的熱水中。再不慌不忙的拎著菜刀到屋後菜園砍了顆翠綠的高麗菜，剝開洗淨，切片後一起放進騰騰熱氣與翻滾著白沫的鍋中，隨後打入兩顆蛋汁，滾了幾滾，把麵起鍋分裝到大碗。

雪白的麵條搭配鮮綠的青菜、黃白間雜的蛋花，再滴上幾滴香油，一碗碗秀色可餐，一青二白的清湯掛麵就上桌了。眾人稀哩呼嚕的大口吃麵，大碗喝湯，真是高山特有的人間美味，健康蔬食。

有時路過關原，店門口輪由鐵將軍把門，不消說，尹叔肯定回大陸老家探親

了。尹叔每次辛辛苦苦攢聚了一段時日，就會帶著錢回去接濟老家那些乖離了四十餘年的親人，他說這樣才能稍稍彌補他心中長久以來的內疚與不安。

離開太魯閣調職雪霸後，偶而路過大禹嶺，還是忍不住要繞到尹叔的店哈上一碗香 Q 可口的湯麵。俟後再到南方之南的墾丁，遠離中央山脈的疊翠群巒，就沒機會一飽口福了。

後來尹叔的房子於 89 年間由太管處價購拆除，尹叔聽說遷到花蓮南華附近的社區或是老人之家，就少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 <老齊>

1989 年初夏赴太魯閣就任職。

每次翻越 3000 多公尺的合歡山到天祥，路經落鷹山莊總會看到「老齊」弓著身子在田裡耕種的身影。老齊從工務段道班退下來後，向林務局租下台 14 甲線落鷹峽旁的山坡地，蓋了間「租地造林」的鐵皮屋工寮，養些土雞，兼營小吃生意。炒青菜、煎葱蛋、熱騰騰的紅豆湯，不僅讓過往商旅打尖填飽肚皮，也溫暖了旅人的心。屋舍西側是間大通舖，是早年攀登奇萊、合歡群峰山友的最愛，天花板上琳琅滿目的繫滿了登山隊伍布條，也是許多山友共同的回憶。那時老齊甫上國中的女兒除下山到富世國中上課外，平時都在家幫忙家務，練就一手絕活，煎葱蛋時平底鍋往上一甩，半面微焦的蛋半空中翻個身再四平八穩回到鍋裡。

碎石子路面的公路，經過山莊前總會揚起陣陣沙塵，即使放慢速度也好不到那裡去，倒不如停下來和老齊閒聊上幾句。未曾問過老齊年紀，打從認識他開始，只記得他在歲月蝕刻下的老頭模樣，腳上長年套著雨靴，身上一件破舊的老外套、門牙掉了好幾顆，咧嘴笑時門戶洞開，他都不以為意。談來談去無非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改建棲身的工寮，讓下一代有間穩固安全的住居。經過十餘年的打拼，老齊生前投注畢生積蓄完成他的心願，一幢白色的樓房終於座落在原來工寮的地基上，是眺望奇萊、屏風、畢祿、羊頭群山、蜿蜒的公路、立霧溪峽谷與夜觀星象的最佳景點，還以「摘星樓」名之。

然好景不常，近年來林務局強力要求其不得再行營業，將原本 6 年一簽的租約改為 1 年一簽，如發現有繼續營業行為即中止契約。

爾後如何營生，於承租人和出租人間恆又是個難解的習題。當初承租人悖離租地造林宗旨恣意種菜、建屋，而出租人也任其為所欲為，未曾恪盡監督的角色，早就該各打五十大板。

而今騎虎難下，何去何從，山上比比皆是的案例又何止老齊？

### <砂卡礑溪攤販>

閩口砂卡礑溪交錯的水石勝景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必遊路線，有個族人在其舊居的地上擺攤販賣烤香腸，雖然嘉惠遊客，但已違反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8 款公告園區內禁止設攤的規定，以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立場，實在難以容其繼續存在。

然若從建立在地參與和夥伴關係的角度出發，卻又是相互矛盾的存在。國家公園創立之初，向來師法美國國家公園典章制度，鮮少正視到「人」已經早一步

駐足於國家公園的事實，常造成經營管理當局與地區住民長期緊張、甚或敵對關係、原住居民與當局抗爭也時有所聞。近年來國家公園致力推動社區營造、部落參與等固然相當程度紓解雙方歧見與誤解，但某些根深蒂固的鴻溝仍如一顆顆未爆彈，一觸即發。

究竟攤販可不可以於園區內存在？從法令或環境「潔癖」的觀點出發，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但如從現實層面探討，國家公園規範或許真的不是那麼壁壘森嚴，如陽明山上陽金公路馬槽地區居民擺攤販售自家生產蔬果行之有年、墾丁大街攤販林立的夜市，顯然就只能睜隻眼閉隻眼或在萬般無奈中視而不見。

回顧國家公園之「道」遂行已達四分之一個世紀，尚不能一以貫之。那是否可以退而求其次，尋求足以令各方接受的途徑來加以遵循？尤其原住民及原住居民或世代、或先於國家公園入住，倘無法令其以住居於這塊土地上為榮，光耀土地的驕傲，國家公園何能彰顯它設立的價值與目的？

人，何嘗不也是生物多樣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把人找回來」，才是經營管理的王道，也才不枉國家公園為後代子子孫孫保留一片美好樂土的深度期許。

—2010.8.4 劉國信於洛韶自然寫作工坊（立霧溪人文活動篇）

## 名字的意義

撰寫者：蔡宜穎

曾經在大安森林公園參加過荒野的一次導覽活動，任何活動，孩子總會是焦點，那充滿著活力，如夏令營大哥哥大姐姐的解說員撿起了一片變紅的葉子問道：有人知道為什麼樹葉會變色嗎？孩子們爭先恐後的說著葉綠素葉黃素時，一個細嫩的聲音傳出：因為，葉子它害羞。是個三歲多的孩子吧，如此自在的迎著那專有名詞正確答案。我想自此我抗拒著知識，深怕失去我所剩無幾感受的能力。這種掙扎，有些許的像梨山阿寶面對「慈悲的殘忍」及「殘酷的仁慈」的抉擇，有些許的像吳明益老師所寫「判別他們真正的學名，對想要結識其他生命的我而言，意義究竟是什麼？」。但他們早已藉由理念的實踐與執著而跳脫了迷惘，而我，則是帶著這樣的困境來到洛韶。

我想，只有山，才鎮的住我的矛盾混亂吧！

對一個從都市的水泥森林中逃離到山裡的人，專注的上課是件難事，要如何才能不理會窗外那瞬息萬變的光線，不時順道來聽課的黃粉蝶，及遍佈山林依然是分不清是蝨斯是騷蟬的齊鳴輪唱。但在嘎嘎老師一連串來不及跟上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圖鑑及不斷分心下，我捕捉到了這麼一句：「透過名字啊，可以和別人分享、交流」。所以，我逐漸記憶著，有著綢緞絲光藍的斯文豪氏天牛，有著楓香般蒼御的翠綠尺蛾，及半夜遠方傳來那黃嘴角鴉如柳君形容的俏皮叫聲。

魔幻般的藍總是吸引著我的目光，所以他們教我，在慈惠堂前的有骨消是蝴蝶的春水堂，那雙閃爍粉藍色光芒的蝴蝶叫青黛，是個詩情畫意的名字啊，像小青般的機靈，像黛玉般的婀娜，即使，我知道了該是青"帶"，我寧願這樣的記著她。雖然，仍然任性的不願意承認這些名字已被放入了負責長期記憶的大腦區塊中，但我知道，這名字的意義已和在這兒萍水相逢的人緊緊的扣在一起了。

陳芳明教授在蝶道的序中寫著：「我並不覺得他在反覆告訴我什麼叫長鬚蝶，什麼叫斑粉蝶，而是在告訴我什麼是我所不知道的台灣。」這如同洛韶之於我，在這兒所認識的每一個人，帶著我走入了一個我不熟悉卻如此寬廣的世界。我逐漸了解理性感性不必然是衝突，科學文學可以結合的如此完美，甚至是常面臨兩難困境的理想現實，都有一群人堅持著努力著。我想，我漸漸抓到維持平衡的訣竅了。



## 獨蝶、讀蝶、毒蝶

撰寫者：林芷璿

妹妹從台北下來，帶來了三隻小狗，自從老狗小黃過世後，家中未再養過狗，弟弟的小女兒小魚十分歡喜的與三隻雪納瑞度過了兩天快樂的時光；假期結束時妹妹帶著小狗離去。小魚吵著要養狗兒，弟媳開始分析養一隻狗需要餵食、洗澡、處理便便……等生活瑣事，而後詢問小魚：你還要養小狗嗎？小魚認真的聽完母親的話語後，說：那我養毛毛蟲好了。我聽了會心一笑。

因為要就近觀察蝴蝶的幼生期，我飼養毛蟲。記得第一次帶毛蟲回家時，三歲的小魚立即靠過來，伸手就想要摸他，弟媳驚慌的尖叫，大喊：妳碰他，媽媽就不要妳。高舉的手指瞬間在空氣中凝結，終於遲疑的慢慢收回，垂降在身邊，然而閃爍在眼中的光芒並沒有消退，對毛蟲的探索已經在小小的心靈中深耕，只等待萌芽。

一直都感覺人類的心靈深處一定潛藏著某種對自然渴望的基因，於身心俱疲時候似乎只有山林可以療癒；所以 21 世紀的今日興起了一股田園治療的風潮，鼓勵人們走向山林。然而在森林中閑晃時，如果你不認識那兒的生靈，山林是寂靜的，一但你開始與生物握手親近，你才能感受到森林的熱鬧，於是我選擇與蝴蝶牽手。

波灰蝶中，我最喜歡的是白波紋小灰蝶，他不似其它低海拔的灰蝶一般，一大群的留連於地面的小花小草中，埋頭吸蜜，顯得少了點個性。他總是獨自行動，時而樹梢，時而地面，時而從你的眼前掠過……，時而停棲在眼前的枝頭，俯視著你，又像是等待著你；陽光從林間穿透他的翅膀，是透明的，透明的藍。他總是那麼的獨特，那麼的輕盈……淡清雅波灰蝶……是我記住的第一個新蝶名，我不知道這蝶名的由來，但一看到這蝶名就愛上了，因為他是那麼的貼切，真正的可以描繪淡清雅波灰蝶……



感覺蝴蝶中最有個性的就是琉璃蛺蝶，第一次養蝶，都順利羽化成功，一切是那麼的理所當然……；直到首次未能成功羽化的一隻孔雀青蛺蝶，翅膀殘缺的，和在一攤血水中，我心痛不已，伸過手去，他卻奮力的抓住我的手指，從血水中爬出，我餵以蜂蜜，舒跑水，承諾會照顧他一輩子；他就在我的書房中，與我共渡了近六週的時間。最後在每週數次的外放時間中，走失了（每週會有數次將他置於植栽上，呼吸屬於大自然的空氣，溫度……）。他讓我知道原來成蝶的壽命不是以往教科書中說的：一週。

第二次，羽化失敗的就是一隻琉璃蛺蝶，他選擇在門欄上化蛹，我卻忽略了門欄的光滑，總以為幼蟲爬得上去化蛹，成蝶當然也不會有問題。然而，可能他剛從蛹中出來，眼未開沒能看清楚；還是迷迷糊糊的還沒舒醒，沒能抓好，翅膀還來不及張開，就那麼的掉下，一輩子的殘障……。我本著虧欠之心，一樣的承諾要一輩子照顧她。原以為一切就是那麼順理成章的 6 週左右，沒想到，他是那麼

的嫌棄我的接近，對於我餵食的蜂蜜水，舒跑，水果.....，全然的拒絕，有那麼幾次，在我的堅持下，他終於願意伸出口器，吸允那麼幾口，都叫我好高興，好感動，好感激.....；但「不食嗟來食」的堅持下，最終還是絕食而亡，大體讓我久久不忍目睹.....

之後，時常在山區林道間與他相遇，他總是停棲在地面上，無懼於來者是蝶，是人，還是車子，他都驅趕；猶如吳明益在「迷蝶誌」中的敘述：「.....而執拗地擋在林間小徑不許侵入者前進的，是不可理喻的琉璃蛺蝶。」對於琉璃蛺蝶，我只有歉意及尊敬。

看多了蝶，也才發現；多數的蛺蝶都有領域習性，琉璃蛺蝶是，黑端豹斑蝶是，單帶蛺蝶是，黃三線蝶也是，一樣的據地為王，但性情各有不同。

眼蝶是神祕的，他總是躲在較深的角落，匆匆一閃即逝，但有那麼一隻眼蝶是讓我感到親切的---台灣波紋蛇目蝶，是苗栗關刀山林道中數量最多的眼蝶，他是溫和的，對我是接納的，只要不逾越界線，他是願意讓我靠近的.....，他像家人，每次我上山，他都會出來打招呼，無論春夏秋冬，無論晴天，陰天.....

而黑樹蔭蝶的幼蟲是我第一隻認識的眼蝶幼蟲，他沉落在水溝泥灘中，懼怕毛毛蟲的我，將他救起，可能失溫，可能身體潮濕，缺乏了行動力，他就靜靜的躺在那裡讓我拍照；我前拍，後拍....左拍，右拍.....，拍了各種角度，這才發現，他擁有一個可愛的臉譜。他讓我解除了對毛毛蟲的恐懼，.....雖然還是害怕！

有那麼一隻粉蝶，飛行的姿勢是那麼的秀氣，像一個快樂出遊，雀悅跳動的女孩.....黑點粉蝶。在中低海拔的林蔭下，時常可以見到她輕盈的身影以音符般的姿勢，在空氣中跳躍著，不肯停棲下來，我喜歡追逐著他的腳步，猶如當年閑晃在巴黎街頭，因為感受到當地浪漫的氣息，腳步不知不覺的跟著舞動起來，心情是愉悅的。

鳳蝶，總是那麼的匆忙，讓我難以觀察牠們的情緒，但有一隻鳳蝶，他擁有與蛺蝶一般的領域個性.....斑鳳蝶。在關刀山頂，他總停棲在高高的樹梢，第一次為了確認他的身分，我爬上有些搖晃的欄杆，以單腳站立的英雄姿勢觀察他.....(跌下來就要變狗熊)；他不斷的飛離，飛回，驅趕著我，我僅能抓住停棲的瞬間，以一張模糊的照片確定了他的身分。

第二次見他，他不等我爬上欄杆，直接從三公尺高的枝頭飛下驅趕我，我抓住她飛行的頻率，揮網網住了他。近看網中的他，我似乎可以感受到他所受到的屈辱，所謂的龍困淺灘，就像這樣吧！確

認了他的身分，拍了張照片，不忍心觀看他的眼神，就放他離去了，心中默默的向他訴說：冒犯了！

而喜歡在林道間散步的你，不知道是否曾因身邊閃過的一道藍光而駐足、追尋。他們是一群穿梭



在草地或森林間的藍、綠色小精靈—灰蝶。在蝴蝶的族群中，灰蝶相對的是體型最小、最不起眼的一群；但只要有機會讓他們站上舞台，而又剛好有那麼的一道陽光適時的灑落在他們身上，你定會為那種藍寶石般的光澤所迷惑；群聚閃爍時，更會讓人有夢幻般的感覺。

我曾經背著重裝翻越中央山脈，徒步走在能高越領道東段，在山脊的林蔭間喘息緩行，溪澗邊一閃一閃的藍光，瞬間提振了我的靈魂，不自覺的揉了揉眼睛，是森林中的蝴蝶仙子...在中央山脈的最深處，像是做夢一般，是那麼的不真實。

因為迷惘，所以我開始追尋，終於踏上了翠灰蝶的故鄉。總在晨曦中，當第一抹陽光升起時，他們就開始在樹枝頭打架，兩隻、三隻，甚至更多，就那樣纏繞著，旋轉、旋轉、再旋轉、再旋轉.....，從樹稍下林蔭，從林下再飛上枝頭，因應光線折射的角度差異，時而綠光，時而藍調；而你只能立在林下喝彩、觀望、嘆息.....，有那麼幾次他們打累了，突然停棲在你的眼前喘息，或是被太陽曬昏了，瞬間降落在你身邊的一片葉面上，暈了，而你不能暈，得瞬間提起相機，捕捉那美麗的瞬間，如果又剛好有那一道光灑下，則能幸福的欣賞他展翅吸收太陽熱能的絢麗色彩，那是無法用文字描繪的光澤.....你只能讚嘆著，為上帝的傑作喝采.....

真正踏上中高海拔去巡訪翠灰蝶是開始賞蝶四年後的今天，總覺得這樣的時機剛好，因為太早踏上追尋稀有蝶種之路，會讓人不懂得珍惜身邊圍繞著的所謂”普遍蝶種”，其實處在身邊的才更是我們應該珍惜的，紫日灰蝶就是，有誰敢將大紅、配上大黃的衣服穿上身，而紫日灰蝶就是如此，體著一身大黃鑲上紅邊的衣服讓他從低海拔擴散到中高海拔，就那麼的貫穿全山的山區。誰能說他比不上翠灰蝶的美。

我常想認識植物，昆蟲，只有一個名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如同年輕時爬山，只與人比較爬了幾座百岳，只知道攻山頭；年紀漸長，知道若沒能好好的看山，親水，享受風的輕柔，沒能用心領略山的包容，沒能徜徉在大山之間，自然升起尊敬之心，一切是沒意義的.....，所以我開始放棄追山頭.....，就是爬山，就是走路，踏踏實實的感受每一寸土地.....

不知道自己是否稱得上愛蝶，只知道蝴蝶是有情緒的，有靈性的；朋友常說：蝴蝶好難拍，一靠近，他就飛。但我知道蝴蝶的心情，我知道如何靠近他們，知道一切是要花時間的，讓她習慣你，讓他感受到你的善意，我在心中默默同他們溝通，願意了，他就留下來讓我拍照，不願意時，他會讓我知道.....雖然惋惜！我也得學習著尊重！所以喜歡一個人上山賞蝶，放慢腳步...也是一種修行。

而曾經在北橫公路上見識到一群”賞蝶人”，他們叫囂著、喧鬧著，我好奇的趨近觀察，原來是一隻停棲在樹幹上的大紫蛺蝶，興奮的拿起相機，焦點聚集時，一線水飛躍而來，大紫蛺蝶瞬間飛起；正感覺扼腕時，耳邊傳來群眾的指責聲浪，才知道是人為刻意的趨離，只因我是個外來者？瞬間感覺無趣，離開了人群，獨自賞蝶去。再迴轉時，他們仍在，同樣的歡呼、興奮，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能量，讓他們能連續亢奮了三、四個小時不停歇。

瞥見人群中出現一位剛剛在公路步行時巧遇的熱心蝶友，我趁機靠近，看到他們個個手持相館中最頂級的相機，輔上各式各樣的閃光燈具，更有著千奇百怪的反光板，儼然是一座戶外的攝影棚，而更令我好奇的是在那麼多人的圍繞喧囂下，蝶為什麼不走？蝶友告訴我，他們以蝴蝶喜歡的山珍海味誘引，迷惑貪食的蝶種，甘心的任由他們拍照，而最駭人聽聞的消息是將一隻蝶拍攝焦灼致死。我張大了嘴巴，發不出聲響，試著感受身體燒焦的痛楚。

曾經與朋友在林間遠遠的枝頭見到一隻台灣單帶小灰蝶---一隻蝶迷眼中的殺手級蝴蝶，當下彷彿可以聽到心跳群舞的律動。大家一一舉起相機，先以300mm，180mm 的長鏡頭拍攝，儘管出現在螢幕上的僅是一枚小黑點，卻仍然可以感受到血液噴張所引起的燥熱感，儘管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依循著拍照倫理，盡量不干擾到蝶的將他收藏，但在這麼多的閃燈下，理該讓他驚飛的，不知為什麼他卻執拗著不肯離去？甚至讓我們以電話喚回了一位已經驅車離開的蝶友，他就那樣讓我們足足拍攝了近三小時之久，確定大家都捕捉到他的身影時，有人伸手將枝條拉近，他居然還不肯離去，直到不經意鬆手的彈射力量才將他驚飛。

近距離觀察，才知道是一坨新鮮的鳥糞，上天賜予的天饌，讓他無視於我們無禮的驚擾，就是要享受這美味。然終究應該要飛的，如果感覺危險逼近的話。而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忘記身體的痛楚，願意那樣的被凌遲處死？蝶友笑我太唯美了，他說：他們架設戶外的攝影棚還嫌不夠，還會將他們帶回到都市的蝴蝶園中關起，慢慢的拍照。有時會為了一個唯美的 POSE，他們會用人類生產的化學膠著劑將他們黏住，再由各種不同的角度打光，因而生產出一張張美麗的照片，蝴蝶是無力反抗致燒灼而死的。

下午三時許，一群人終於滿意的喧囂離去，我與朋友來到這座已經卸下裝備的攝影棚中，一隻黃斑蛺蝶、大紫蛺蝶仍貪婪的吸食的人類供應的汁液，我與朋友不約而同的舉起相機，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那，突然感覺有點酸楚，我們不苟同於那群賞蝶人的行為，但卻無法抗拒的撿拾他們用剩的蝴蝶大餐，關於這件事情上，我們終究是無法自命清高的置身事外的。



假期 洛韶 自然 寫作

撰寫人：陳慧靜



假期 洛韶 自然 寫作

報告人 陳慧靜

假期 期待  
期待 假期  
後山 寫作  
寫山 作山 後山



黃色 藍色 雜色 彩色  
我的綠與白 繽紛的人



洛韶 青年 救國  
山莊 斑駁 廢墟  
白宮 藝創 活化  
話 畫 化



一片白布 飛蛾撲火  
五彩枯斑翠尺蛾  
大意的腳步 橫屍一地  
生命 死亡 生命  
光中燦爛殞落  
一片美麗



手握一竿  
一回30度角 又30度角  
再30度角  
推奠金龜 聘禮  
綠中的黑 藍 白 紅



30度角中的30春秋  
嫩梨 細肉 不老  
山中的歲月  
老天的禮物



白綠中的嬌紅  
阿寶 梨山 美華 洛韶  
討山 討活  
討一分山的尊重



花生 客家 紅花  
包一顆粽  
包你中 山中的毒



蛙 綠中的綠  
蟾 灰中的灰  
入夜  
擾亂 青竹絲隱藏的行踪



鼎脈 護妻 護子  
巡一方基因領域  
觀音 綠竹 青龍  
佑一山慈悲恩惠  
開路 家園 堅持  
守百年不變 碧 翠



蝶道 地道 人道  
春秋 四季 倫理  
自然 科學 革命  
記錄 跳格 創作



桂竹 洞簫 環紋蝶  
 生活 藝術 生態  
 迴盪山谷的簫音  
 佇足滿綠的晨光



開路英雄 鬼斧神功  
 國家公園 生態至  
 生態 生計 生活 生命  
 萬物皆為天地子民



戎行卅載 退隱洛韶  
 流水空山四壁 但  
 奇書一卷 伴我餘年  
 清泉百石茅屋 引

茅屋三間伴我讀經識  
 山地數隴遍植桃李




我  
 獨據一方山頭




# 誘 club

撰寫人：葉子華

請小心你的步伐，一路上竹林小徑沒什麼燈，  
僅有竹林入口那盞亮晃晃的水銀路燈，  
光線穿透疏密有致可掬竹林，隱隱約約，  
這路徑隨山破微微起伏，桂竹林夾道，稍  
一不慎踩空腳步，仍有這光滑溜地可竹可扶  
撐，然而還是請你千萬要小心，待你發現  
抵著石額前有光閃過，你將走出這竹林子  
了，恭禧你平安，竹林出口是盞路燈，  
黃燈光下，木頭電線杆上，停憩著一隻  
黃綠色的大蛾，放心大膽地張口噉呼地  
的美吧！除了竹林和晚風，沒人聽見你噉養你沙。  
這是今晚第一場誘惑戲碼，銀絲燈罩黃  
的為線，同如強力聚光燈打在大蛾身上，  
把已半醉地，放鬆地在這舞台上，產下她  
的卵，毛絨絨地一叢又一叢，似像毛毛蟲，  
絨毛隨風飄揚，黑鴉鴉，挺嚇人的！  
這銀天可路邊小吧，也來了不少止不住燈  
火誘惑的蕩子們，漫天飛舞，在此，咱們  
淺酌即可，再往下走吧！  
再往前20公尺，即是今晚的正式戲碼。  
歡迎光臨 Seduce club！舞台正中央一塊泛黃大白布  
撐開，強力白光打在布上，強烈的白光，襯顯四



用竹林，房屋緊舍的悶黑，華燈初展，  
酒客零星來列，一隻隻大小不同尺寸，軟軟  
未開見過的嘴，相繼現身，酒吧裡，隨著  
燈火的搖波，向遠方放迷著藍調音樂，  
夜漸深沉，墨藍色的天空，星光零落，誰叫這  
燈火之盛，酒客 ~~何~~ 突地一湧而至，打著  
你的頭臉，衝撞你的肉身，放鬆矣，這夜  
是存了這許自恣心，自竹林而來，酒客  
而展開的，藍調音樂，搖擺而不麻地引  
這酒客體內的騷蕩因子，蛾 ~~概~~ 隨藍調  
苦地低音底韻節奏，向著光，虫貝貼在百布上，燈柱上  
水泥地上，你的身上，~~上刺~~ ~~刺~~  
電音他一掃滑音，抖頭著我們  
的飽兩腹肚。



你或許如我一般，討說異與驚奇，首次  
進到檳城的專用酒吧，眼前竟是如此  
多彩，斑駁各貌，殊異的族類。  
或許你也如我的疑惑類同，當面對  
「誘惑」時，我們是否同蛾族般，眼底  
是狂熱的渴望，腹底炮灼的提離盡計  
慾火？